

昭明文選

第十二册

第一函

文選卷十二

海賦

奇之又奇相如子雲無以復加。愈云海非鋪陳可盡首尾突兀渾淪罕觀有無正其畱不盡之地而無盡之藏也翰林之論以為未成而然非妙解者

木立虛

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立虛廣川人華集曰為揚駿府主簿傳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立虛為海賦文甚雋麗足繼前良

昔在帝媯

古為

臣唐之代

帝媯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汭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

陳云巨五臣本作

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天綱淳

滿沒。出為涸為瘵。側界反。言水之廣大為天綱紀淳滿沸涌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鴻水淳

臣然觀注中臣堯

后土杜預曰為堯臣也

天綱淳

沒。出為涸為瘵。側界反。言水之廣大為天綱紀淳滿沸涌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鴻水淳

之解則似善本亦

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

洪濤瀾汗萬里無際。瀾汗長貌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傳寫之誤也

長波滔

徒杜

我迤

八裔

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

於是乎禹也乃鏟臨

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沓

蒼頡篇曰鏟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

龍門之峯嶺壑陵巒而嶄

尚書璇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

治也壑與壑音義同廣雅曰鑄

羣山既畧百川潛滌

息列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

安國曰用功少曰畧周書曰禹濞七十川大利天下尚書

泱

潏

汭騰波赴勢

大傳曰百川趨于海爾雅曰潛深也說文曰滌除去也

江河既導萬穴俱流

尚書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淮南子曰塘有萬穴

猗

拔五嶽

竭涸九州。持拔竭涸言水既除持拔而出竭涸而乾也持引也廣雅曰拔出 瀝滴滲淫

七林蒼外蔚雲霧涓流決鳥黨莫不來注。說文曰瀝滴水下滴瀝也滲淫小水津

奮兮蔚兮南山朝儻涓流小流也決瀆停於也漢書杜於廓靈海長為委輸毛萇詩傳

也爾雅曰廓大也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或源或委鄭立曰委其為廣也其為怪也

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液由亦澗再澗浮天無岸液澗流行之貌

激澗相連之貌元中記曰天下之多沖融廣澗兩渺兩彌兩澗廣漫廣

者水焉浮天載地說文曰浮汎也波如連山乍合乍散莊子曰白噓喻百川洗滌淮漢也百川已見

遠之貌上文淮漢之流小襄陵廣鳥膠交澗葛浩汗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斥若乃

大明撫彼轡於金樞之穴言月將夕也大明月也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撫

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韜望清賦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言日初出也翔陽日也淮

曰金樞理轡素月告望義出於此影沙碧石蕩颺出島濱言此二

有鳥故言翔逸駭言出疾也廣雅曰駭起也山影遙沙碧石蕩颺出島濱言此二

疾也易通卦驗曰與風不至則大風發屋揚沙說文曰巖石聲也春秋於是鼓怒溢浪揚

浮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更相觸搏飛沫起濤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狀如天輪膠戾而

激轉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上林賦曰宛潭膠整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

十萬里有三千六百故或反覆或相碰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五嶽已見上文碰猶激也峯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碰丁迴反岑嶺五嶽言

貌瀆淪相糾貌滄滌攢聚貌鬱盛貌沕迭疾貌隆頽不平貌盤盪子激而成窟消七笑湔士灑桀而為魁盤盪旋

與傑同賈逵國語注曰川阜曰魁再失泊尺柏而池爾颯余磊洛劬苦而相

也呼迴反潤疾貌怕柏小波也池颯邪起也磊大貌劬劬重疊也相脛相擊也驚浪雷奔駭水迸集七發曰波湧而濤起橫奔似雷字書曰迸

散也華分散也跋扭蹙聚也開合解會傷灑灑灑灑溼溼葩華子馭女湏頂濘奴漑側潛女

若乃莫霾排暄計潛銷莫振莫竦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暄霾音埋說文曰

動也竦亦動也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爾雅曰唐蒙女蘿猶尚呀呼加呶餘波獨湧言

雖靜而餘波猶壯呶彭匹凜於礧烏磊山壘澎山凜壘水爾其枝岐高

潭以瀾藥渤蕩成汜音似管子管仲對桓公曰水別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穆天子傳曰飲于枝詩之中郭璞曰水岐成詩詩小渚也音止潭

反韻上一良

淪動搖貌毛詩曰江有汜
毛萇曰決復入為汜也
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

宣列子曰殊方偏國張湛曰飛駿鼓楫汎海凌山爾雅曰駿速也郭璞曰駿猶迅速

對詔曰凌山越海窮天乃止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所交挂帆席之帆

綱也以長木為之所以挂帆也劉熙釋名曰
隨風張幔曰帆或以席為之故曰帆席也
望濤遠決罔九然鳥逝蒼頡篇曰鵠聿

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充制反鵠疾貌蘇武答李陵書曰雖乘雲附

命歷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
六龍以上下說文曰犁引而縱也
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左氏傳曰子文訓

爾雅曰濟度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屈至也
若其負穢臨深虛誓衍祈負穢言身有罪若負荷然尚書曰負

亥周禮注
曰祈禱也
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吳歌曰仙人齋持何等前謝海童爾雅曰邀遮

杜預左氏傳
注曰蹊徑也
天吳乍見而鬚髯蝸像暫曉而閃武屍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

佛以遙見國語仲尼曰邱聞之水之怪龍罔象木
之怪夔魍魎章昭曰罔象食人閃屍暫見之貌
羣妖遘迕眇眇余治夷爾雅曰遘遇

犯也眇眇視貌
治夷妖媚之貌
決帆摧撞直戕風起惡去聲撞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廓如靈

變惚恍幽暮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闇如神之變惚恍之頃氣似天霄變愛贄費雲

布言海神吐氣類于天霄黻昏闇貌韓子曰雲布風動靈叔昱昱疾貌絕電色妖露靈昱疾貌妖露為妖而呈露也呵嗽許勿掩

鬱居失無度可嗽掩鬱不明貌說文曰飛滂勞相碎楚激勢相泐楚櫛反

迅疾而波浪相衝也滂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澗錯也澗與碾同湖摩也楚乙切崩雲屑雨宏汨汨似雲之崩如雨之屑也李尤

碎離賦曰興雲動雷飛屑風雨泐救甚踔丑甚以藥沸潰湔溢蹠躄甚瀲波前却之貌潰亂流也湔亦溢也

故漂浮而無定毛或屑沒於鼉鼉之穴或挂骨於岑嶷之峯言被漂溺死

猶碎也禮記曰屑桂與薑聲類曰或掣洩制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

悠於黑齒之邦掣掣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或乃萍

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徒識觀怪之多駭

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蒼頡篇曰駭驚也爾其大量也則南浹斂朱崖北灑

天墟音虛廣雅曰浹瀆也東都主人曰南耀東演析木西薄青徐說文曰演長

析木之境爾雅曰析木謂之天津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經途櫻鳥真莫萬萬有餘

小雅曰薄迫也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爾雅北陸虛也即北方虛危之地注

鄭玄周禮注曰經謂里數也。嘔演猶絕遠杳冥也。吐雲霓含龍魚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隱鯤鱗潛靈居鯢鱗或為

方壺之屬也。靈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琴操曰紂徒文王於羗里擇日欲殺之於是大顛散

居眾仙所處也。宜生南宮适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紂。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言

立出西伯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之所收者常聞其名其言希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

或未名者若本無也。且希世之所聞惡鳥審其名各曾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

出故可仿像其色變於虛其形仿像變驗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

庭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理則有崇島巨鼇岬庭結五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崇

五嶽也。巨鼇大鼇也。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列子曰渤海之東各曰歸墟其中

有五山帝命禺强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五山峙而不動。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岬

高貌。山居海中故云擘。峻極際天故云指。鄭眾周禮注曰擘破裂也。竭磐石栖百靈鄭玄

東方朔十洲記曰冥海洪波百丈鷁冠子曰上及秦清下及太寧。竭磐石栖百靈禮記

注曰竭猶戴也。聲類曰。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言巨鼇多力逆風而行也

北方曰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乎水濱也尚書曰鉉松怪

廣莫風。石曹子建七啓曰戲鮫人劉淵。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說文曰瑕玉之小赤色者也詭暉

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汭之

廣雅曰。質軀也。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際文者雲

錦螺蚌之節光若綾羅也毛萇詩傳曰蒨崖也蒨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說文曰陽冰與炳通曹植齊瑟行曰蚌蛤被濱崖光采如錦紅

不冶陰火潛然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晏熇許眉炭重燔熇熇許眉炭重燔

吹炯九泉熇炭炭之有光也廣雅曰熇熇也重燔猶重然也吹猶然也漢書趙氏無吹火焉說文曰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地有九重故曰九泉朱熇

綠煙腰一眇蟬娟一緣反腰眇蟬娟煙豔飛騰之貌熇與炯同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馬

瑤全積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弔屈原曰橫江湖之鱣鯨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突抗高貌晏巖

寂偃高濤憂猶繫也茹鱗甲吞龍舟廣雅曰茹食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高誘淮南子注曰龍舟大舟喻虛波則

洪漣踈踏吹澇則百川倒流劉劭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踏感聚貌踈子六切踏所六切或乃

躑躅窮波陸死鹽田躑躅失勢之貌鹽田海邊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海水之崖多出鹽也巨鱗插雲鬣鬣

刺天郭璞上林賦注曰鱗魚背上鬣也南都賦曰森蓊尊而刺天顛骨成嶽流膏為淵廣雅曰顛謂之顛顛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

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鯢時死岸上膏流九頃春秋元命苞曰積骨成山流血成淵若乃巖坻直之隈沙石之嶽音欽郭璞上林賦注

曰坻岸也說文曰隈水曲也嶽沙石嶽岑也毛翼產殼苦候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殼郭璞曰鳥子須母食也剖猶破也鳧離離

褰所宜鶴子淋浚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間鳧雛鶴子布滿充積離離淋浚毛羽始生之貌羣飛侶浴戲廣浮深

每象許

翔霧連軒洩

世洩 洩

軒舉也洩洩

翻動

成雷擾翰為林

翻動貌漢書趙

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

更相叫嘯詭色殊音

詭異

若乃三光既清天地

融朗

淮南子曰夫道絃宇宙而章三

不沈陽侯乘躋

絕往

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

曹植苦寒行曰乘躋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躋可

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

之帝像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史記曰武帝祭黃帝冢橋

羣

仙蹕

匹

眇餐玉清涯

音宜蹕眇遠視之貌曾靈光殿賦曰忽履阜鄉之留鳥被

履阜鄉之留鳥被

羽翮之縻

所宜反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

曰天道將軍衣羽

翔天沼戲窮溟

莊子曰窮髮之北

甄然有形於無欲永悠

悠以長生

言眾仙雖表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久視長生也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

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

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孔安國 惟神是

宅亦祇是廬

神祇眾靈之通稱非惟天地而

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說文曰 茫茫

積流含形內虛

班彪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觀滄海於茫茫孫卿子曰不積小流無以

俞云收得渾淪如
以爲未成下更如
何接去

與海賦才力懸絕

俞云海無定形江
可直指故詳畧異

之形周易曰君
子以虛受人 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周易曰坎爲水家語金人銘曰江海雖左長百川

人皆赴高水獨赴下卑 宏往納來以宗以都 白海而往宏之而令大自外而來納之而

也而水以爲都居也 山實惟河之九都郭璞 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言諸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何者而無

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 物以正李尤翰林論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 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濬按李翰林謂賦尾爲未成而然王弼州謂賦首卽移作九河亦可俞氏則以爲首尾都作
渾淪之勢自是特識其水勢之浩汗道里之遼遠物產之瑰奇則於中幅約分三層以寫之

江賦

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爲其出
物可貢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濟之美

郭景純

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修威儀爲佐著作
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爲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鼯云

是鼯
精也

咨五材之竝用寔水德之靈長

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竝用之廢一不可
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無公
無私水之德也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

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南
都賦曰發源巖穴家語孔子謂

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
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

聿經始於洛沫

詠 攏萬川

乎巴梁

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漢書廣漢郡雒縣有漳山雒水所出入湔雒與洛通湔音
翦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攏猶括束也巴郡名也梁州名也衝

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盛宏之荆州記曰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

大之極泓鳥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徙南溟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摠括

漢泗兼包淮湘並吞沅澧禮汲引沮漳七南都賦曰總括趨欲郭璞山海經注曰泗水出魯國卞縣至臨淮下湘縣

入淮景福殿賦曰兼包博落郭璞山海經注曰湘水出鄧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而東注江合洞庭中應劭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入沅水經云入江說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經曰景山睢水出焉

南注于沔江又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睢沮與睢同源二分於岷嶽嶽來流

九派乎潯陽而東流注於大江郭璞曰嶽山中江所出也岷山北江所出也水別濟為派尚書曰荆州九江孔殷應劭漢書注曰江白廬江潯陽分為九也漢書廬江郡石潯陽縣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洪濤已見

海賦七發曰凌赤岸或曰赤岸在廣陵興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濤之餘波也

言濤之餘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漢書豫章郡有柴桑縣

擢若涓古澮古外反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揚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

東會委及宗並見上文漢書曰廣陵國有江都縣東會於海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滿普沛普會反墨

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又

漚胡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六州益梁荆江揚徐臧榮緒晉書曰華陽縣水

商擢猶都廬也言都廬押而納之

惟梁州部巴東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荆州之東界揚州之南境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經營於其內南方火故曰炎景

華裔壯天地之峻介言江波之濬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峻介因之益壯也吳錄曰魏文帝臨江歎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峻不可升地峻山川邱

陵郭璞爾雅注曰介闕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康氏云朝

者據朝來也言夕者據夕至也**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嵒為泉陽之揭玉壘**

作東別之標峨嵒玉壘二山名也泉陽即陽泉也顧野王輿地志云益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揭標背表也水經曰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荷書曰岷山導江東別

為瀛職國策曰舉標甚高**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嵬危**崩而比嶠**周禮曰荆州之鎮山曰衡山鄭元曰在湘水南

鎮山名安地德者也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漢書曰南郡巫縣坐山在西南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其廟切協韻音橋**協靈**

通氣瀆忿**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飄風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出**

信陽而長邁淙淙**大壑與沃焦**信陽即信陵之陽也臧榮緒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曰寂寥長道說文曰淙水聲也列子曰渤

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大壑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歸墟元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若乃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盛宏之荆州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絕岸萬丈壁立****赧駸**赧駸如赧

之駸也赧古霞字**虎牙嶸**嶸**豎樹以屹**魚**峯**慈**荆門闕竦而磐礴**盛宏之荆州記曰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

澄澹汪洗鳥廣混胡困泣音元皆水深廣之貌說文曰汪廣也鳥黃切泓汰宏洞鳥濼胡湑紆鄰鈞

圃勢潏力銀反皆水勢回旋之貌混澣音灑呼渙流映揚音涓水勢清深而澄激光映也蒼頡篇曰焯明也溟莫漭令

渺涵莫汗汗田田田皆廣大無際之貌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滂鳥孔孔渤蒲以霧香

時鬱律其如烟賦曰氣蓬勃以霧蒸說文曰杳冥也類胚音渾之未凝象太

極之構天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混尚未凝結又象太極之氣欲構天也淮南子曰孕婦三月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長波浹子灑灑峻湍崔嵬埤蒼曰浹灑水澆漉也小雅曰峻高

盤渦鳥和谷轉凌濤山頽渦水旋流也廣雅曰凌馳也王粲遊海賦曰洪濤奮蕩大浪踴躍山隆谷窅宛壹相搏陽侯破五

礪我以岸起洪瀾澌宛演而雲迴陽侯已見海賦破礪搖動貌宛演迴曲貌沂銀淪浹鳥灑鳥乍

泥鳥乍堆沾淪迴旋之貌徹呼如地裂豁若天開徹豁開貌易緯曰天下愁地裂山崩漢書曰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

觸曲厓以縈繞十餘丈駭崩浪而相礪相礪相擊也音雷鼓唇苦窟以溯音溯蒲

乃溢音湧而駕浪唇亦窟之類也溯渤水聲也小雅曰駕凌也魚則江豚徒海豨喜叔鮪于王鱣于

音邇南越志曰江豚似豬臨海水土記曰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海中有海豨體如魚頭似豬爾雅曰鮪鮪郭璞曰鮪屬大者王鮪小者叔鮪王鱣之大者猶曰王鮪鮪音洛

所云小雅皆小爾雅

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
十足炙食又曰石華附石生肉中啖
三蠷子流江鸚螺力旋古花反臨海水十
舊說曰蚌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
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也舊說曰蛭蝸小螺也
物志曰三蠷似蛤

蝦遐南越志曰璣蚌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筴合體共生俱為蚌取食又曰
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
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
爾雅曰大貝曰蚌漢書曰尉佗

而沒蛇音蜡二字並除嫁切紫虻胡如渠洪蚌呼專車爾雅曰大貝曰蚌漢書曰尉佗
囚於羨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物
志曰蚌則徑四尺背似瓦甕有文國語孔子曰防風氏其骨節專車賈逵曰專滿也

瑣蚌晞
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居諸諸
廣雅曰葩花也蚌音劫蛭音諸
反南越志曰蛭蝸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蠶可食森衰垂貌翹
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蠶長七尺南越志曰蠶形如馬蹄磈磈礫礫不平之貌

矚以瑩珠石蚌居應節而揚葩異物志曰蚌似車螯潔白如玉晞矚向日也揚雄蜀
都賦曰蚌含珠而壁裂南越志曰石蚌形如龜脚得

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字書曰激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貌廣雅曰混轉也
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

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興郡
陽羨縣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服龜
頰鼈扶躍而吐璣文魼毗磬鳴

以孕璆山海經曰珠璆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璆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
珠山海經曰文魼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鼈魚尾音如磬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

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字書曰激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貌廣雅曰混轉也
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

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興郡
陽羨縣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服龜
頰鼈扶躍而吐璣文魼毗磬鳴

以孕璆山海經曰珠璆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璆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
珠山海經曰文魼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鼈魚尾音如磬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

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字書曰激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貌廣雅曰混轉也
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

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興郡
陽羨縣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服龜
頰鼈扶躍而吐璣文魼毗磬鳴

以孕璆山海經曰珠璆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璆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
珠山海經曰文魼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鼈魚尾音如磬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

毗條庸 拂翼而掣充制耀神蜈麗粉蝮於力以沈遊山海經曰條庸狀如黃

陽侯注曰黑蜺神蛇也潛於神泉螭輪行貌馬騰波以噓蹠蹠水兕雷咆薄乎支

於巖底 鮫人構館於懸流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鮫人已見海賦電布餘糧星離沙鏡布

星離言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傳立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舊說曰沙鏡似雲母青綸競糾縲組爭映似組東海有之糾

繚也縵紫菜熒晁以叢被綠苔髮咸髮乎研上紫菜色紫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晁光明貌南越志

曰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鬢髮說文曰硯滑石也研與硯同五見切菜或為莢石帆平蒙龍以蓋

嶼序萍實時出而漂泳音詠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物大如斗員而赤直

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曾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其下則金礦

丹礫歷雲精燭銀說文曰礦銅鐵瑛也古猛切丹礫丹砂也異物志曰雲母一名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曰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

銀有精光如燭也 瑤麗瑠留璿瑰古水碧潛瑁美巾反說文曰瑁屬力計切又曰瑠石之有光者

璿瑰郭璞曰璿瑰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瑁亦水玉也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

山海經曰其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
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
或頰古迴彩輕漣或焯

涓涓崖隣焯已見上文說文曰隣水崖間隣隣然也力因切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廣

雅曰溽濕也鄭玄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鳩於鶩鷗敖鷗馱山海經曰大鷗音

周禮注曰津潤也鵠猶晨鳧也爾雅曰翰天雞孫炎曰黑身一名莎雞山海經曰鳩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山海經曰鷗書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璞曰音敖山海經曰鷗其狀如鳧郭璞

曰音鉗鉗之欽徒計切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爾雅曰九月為玄郭璞曰國語云至于玄月也干類萬聲

自相喧聒說文曰聒謹語也濯翮疏風鼓翅翮許月反疏理也禮記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鄭立曰

猶飛走之貌翻與獮同揮弄灑珠拊拂瀑沫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說文曰瀑灑也蒲到切集若霞布散如雲

飲產耗他積羽往來勃碣其列反字書曰雁落毛也雁與耗同音唾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行千里漢書曰燕地勃碣之間一都

會也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之勃碣也憐力杞植之薄於溲淡連棹連森嶺而羅峰憐杞二木名字

林曰植稠概也薄叢生也淮南子曰南遊江海許植注曰溲水涯也音尋協棹亦二木名也協音隸桃枝篋筠管當實繁有叢劉淵林蜀都賦

注曰桃枝竹屬也可為杖又吳都賦注曰篋當竹生水邊長數丈葭蒲雲蔓一以蘭紅雲蔓言多而無際也櫻采色

也龍舌揚皜泉眊二擢紫茸而容反皜白也眊與茸皆草花也蔭潭六被長江爾雅曰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

也龍舌揚皜泉眊二擢紫茸而容反皜白也眊與茸皆草花也蔭潭六被長江爾雅曰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

浦隩於繁蔚芳薜隱謁水松 薜江薜香草也似水 涯灌芊千 策力 潛奮 烏蔥

龍即公反涯灌涯側叢生也潛奮水 鱧陵 鮭六 踦巨 踞具 於銀 賺魚 獺頻 獺失

瞞穴 乎去 窳聲 空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踞蹄也渠俱切郭璞三蒼解詁曰獺似青狐

居水中食魚山海經曰釐山瀟瀟之水出焉有獸名曰獺其狀如鱷其毛如彘鬣郭璞曰首迅 雖蒼頡之頡與獺同鱷如珠切睽暫視也聲類曰瞞驚視上也呼穴切廢岸側空處也去巖切

季臨 虛以 騁巧 狐攫 登危 而雍 容似獺也 夔指 口翹 踉於 夕陽 鴛鴛

雛弄 翮乎 山東 山海經曰岷山多夔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又

草飲水翹尾而蹠此馬之真性也司馬彪曰蹠跳也廣雅曰翹舉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有鸕雛郭璞曰鸕雛鳳屬也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

澗開 渠岐已見 漱所 壑生 浦區 別作 湖周禮曰善為溝者水 澌之 以澌

澗翼 澌息 之以 尾閭 澌猶益也淮南子曰莫鑿於流澌而鑿於澄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

者也許慎曰澗湊漏之流也澗昌即切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標之以翠翳泛之

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澌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標之以翠翳泛之

以遊菰 標猶表識也翳草之翳蒼也菰 播匪 藝之 芒種 挺自 然之 嘉蔬 孔安

書傳曰播布也鄭立毛詩箋曰藝猶樹也周禮注曰芒種稻麥鱗 被菱 荷攢 布水 菰力

反麟被如鱗之被言多也蒼頡篇曰攢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蒧

顛穗也裏謂草實也隨風猗萎危與波潭洫猗萎隨風之貌潭音覃洫徒我切流光潛映

景炎羊霞火言草之華藥流耀潛映波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聖草雲夢澤名

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彭蠡既豬孔安國曰澤名也吳錄曰巴陵縣有青草湖

具區洮洮漏漏朱漉丹凜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

有洮湖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合漏湖音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曰沔水又東得漉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溧湖在居巢凜祖了切

極望數百沆胡濇余胡胡濇余曰極盡也沆濇廣大貌晶濇深白貌

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

傍通幽岫窈窕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脈逵水中穴道交通者金

精玉英瑱他見其裏瑤珠怪石碎其表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洵也洵音綽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

有英華之色也孫卿子曰璇玉瑤珠不知佩山海經曰荷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瑱瑿謂文采相雜小雅曰雜采曰絳瑿與絳同瑱徒見切瑿子會切

其址止梢雲冠其嶮必眇反驪蚪驪龍也在於九重之泉故云摻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宋衷太玄經注曰摻猶糾也孫氏

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

若樹木梢梢然也嶮山巔也方眇切

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海童已見上

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碣水中乘赤鯉魚來出

泊一月復入水去方言曰矯飛也言飛而去來其中

冰夷倚浪以傲睨五江妃含

文選卷十一

嘖而驟

彌 山海經曰從極之川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冰夷馮夷也莊

江斐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嘖蹙蹙

貌蹙眇遠視貌法言曰眇絲作炳蹙音絲 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天矯鄭玄禮記

注曰撫以手按之也廣雅曰凌馳也上林賦曰馳波跳沫廣雅曰吸飲

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天矯自得之貌 若乃宇宙澄寂八

風不翔

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 舟

子於是擗

女 棹涉人於是檣魚 榜補郎反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擗捉也應

補孟切一曰

漂飛雲運舩舩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吳樓船之有名者左氏傳 舩

相屬萬里連檣

說文曰舩舟尾也艦船頭也 沂洄泐流或漁或商毛詩曰沂洄

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

赴交益投幽浪平聲交益二州名也周禮

浪日泐列子曰中國之人或農或商或佃或漁

爾乃翳零紛 稷子 於清旭許 覘

郡竭南極窮東荒

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 爾乃翳零紛 稷子 於清旭許 覘

救五兩之動靜

方言曰翳視也音隸杜預左氏傳曰氛氣也說文曰雲亦氛字也鄭玄禮

注曰覘闕視也救廉切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

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統音桓 長風颺于 以增扇

廣莫颺

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颺大風貌音葦廣莫風 徐而不颺鳥 疾

已見上文郭璞山海經注曰颺颺急風貌音庚

而不猛埤蒼曰颶風 鼓帆迅越趙陌張 漲音迴帆已見上文趙猶越也 截河音迴帆已見上文趙猶越也 凌波

縱施電往杳冥寬洽反揚雄方言曰船後曰舳郭璞曰今江東施呼為 霽如晨霞孤

征眇若雲翼絕嶺霽征貌徒對切晨霞朝霞也莊子曰大 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楚辭曰往來儵忽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飛廉無以晞其蹤渠黃不能企

其景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晞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 於是盧人漁子擯落

江山謂採蘆捕魚之子也擯落謂被斥擯 衣則羽褐食惟素鱸思延切鄭玄毛詩箋

鱸小魚也 棹見澱廷 為泔夾深說文曰棹以柴木壅水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泔如

兼切說文曰泔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以竹為之蓋魚筌屬 箛灑連鋒罾雷 比

船舊說曰箛灑皆釣名也罾雷 或揮輪於懸碣奇 或中瀨而橫旋輪釣輪也埤蒼

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舫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揚阿楚辭曰 傲自足於

一嘔尋風波以窮年字書曰傲倨也嘔與謳同楚辭曰順風波以南北兮 爾乃域之

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洩度 汜似 鼓之以朝夕尚書曰洩潛既導孔

汜已見上文漢書枚乘上書曰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
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
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琴賦曰

蒸靈液以播雲淮南子
曰山雲蒸而柱礎潤
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說文曰瑰

偉也奇
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
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馮

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
出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播靈潤於

千里越岱宗之觸石
公羊傳曰曷為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太山雲爾海潤

於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為雨無
膚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與雲雨及千里
及其譎變儵悅符祥非一動應無方

感事而出
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
經紀天地錯綜人術
言以織為喻也符祥上則經紀天地下則錯綜

人術漢書五行志曰厥風絕經紀如淳曰壞絕匹帛之屬周易
曰錯綜群數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仲長子昌言曰錯綜人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

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為

井絡史記曰五星聚於東井高誘淮南子注曰楊國侯溺
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形遯
奇相
去
得道而宅神乃協靈

爽於湘娥
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墜湘水之中因為湘夫人也
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

之仰嗟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逃壯荆飛之擒

蛟終成氣乎太阿

呂氏春秋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飲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荆王

聞之仕以執珪高誘曰干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

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

廣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

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於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掉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

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

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權歌

楚辭曰名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

直驟諫君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懷石自投汨羅懷沙即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楚辭曰漁父鼓棹而鼓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吾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龍鼉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龍鼉以為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

駕八駿之乘驂騶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

感交甫之喪珮慙神之嬰羅

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

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露之

泉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剝龜以下七十鑽而無遺策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

煥大塊之流形

混萬盡於一科

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行混萬盡於一科言混萬物盡歸於一科也趙岐孟子注曰科坎也

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

春秋元命苞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溱液也

考川瀆之妙觀實

莫著於江河

班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也

按孫月峯云陽侯三見江賦以河字收韻終是微瑕

其

不

示

不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文選卷十三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鵬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鶴鷓賦一首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物色

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王結繳蘭臺徐廣曰結縈也七見切宋玉景

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

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

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

加焉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今子獨以為寡人

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

枳木名枳句言枳樹

離移二字首尾為韻

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橋屈曲也考功記曰橋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樹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闕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若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者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其所托者然則風氣殊焉者下或有固字非也王曰夫風始安生

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引之荆州記曰宜都徂山縣有山山有穴口

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栢之下阿曲也飄忽溟滂激颺燦

怒溟滂風擊物聲溟定冰切燦怒如燦之聲說文曰燦火飛也俾堯切溟音郎切眩眩雷聲迴穴錯迕眩侯萌切埋蒼曰眩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

也也凡事不能定者曰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歷石伐木梢殺林莽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歷頓也韋昭曰梢擊也

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健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健拒

門也煦煥粲爛離散轉移煦呼縣切煦煥也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

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說文曰抵觸也邸與抵古字通徘徊於桂椒之間翺

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菁華也精興菁古字通獵蕙草離秦衡獵歷也秦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

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楚辭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被黃楊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

梯王弼曰梯者楊之秀也梯與黃同徒奚切 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常伴羊 中庭北上玉堂

倘伴猶 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幃來清風楚辭曰娉

容修態 故其風中人狀直慙悽慄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 清涼增欬楚詞曰慙悽增欬鄭立

曰慙憂也說文曰慙痛也錯感切林寒貌毛 清清泠泠愈病析醒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書曰

泰尊栢漿析朝醒應 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

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然起於

窮巷之間塢窟塢課揚塵塢然風起之貌一孔切塢塢風動塵也廣雅曰塢突也勃鬱

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曰注曰襲入也 動沙塢吹死灰塢或為 駭溷濁揚

腐餘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 邪薄入癸牖至於

室廬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 故其風中人狀直傲溷鬱邑毆溫致溼傲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傲

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傲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辭注曰鬱邑而憂也毆

占驅字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溫濕氣來令致濕病也 中心慘怛生病造熱慘怛憂勞也慘錯感切方言曰怛痛也素問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 中脣

為眡眡得目為蔑說文曰眡脣瘍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蔑為育高誘曰蔑眡也蔑與曠古字通昭充支切啗齧啗齧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齧齧也士白切啗吃也山角切聲類曰嗄大喚也宏麥切獲與曠古字通卒七忽獲死

不卒啗食也齧齧也士白切啗吃也山角切聲類曰嗄大喚也宏麥切獲與曠古字通卒七忽

反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雌風卑惡之風

秋興賦并序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潘安仁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

二毛頭曰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為太尉岳為賈充掾

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立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迷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序

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之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立欲復虎賁中郎將訪之僚屬咸莫能定泰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之從之高

閣連雲陽景罕曜言閣之高而且深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

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賜賜賦曰感平生之遊處僕野人也偃息

不過茅屋茂林之下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談話

只此四語而不堪當世之想已見乎詞矣

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說文曰話會公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攝官承乏猥

廁朝列。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著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毛詩曰

寐又曰不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恩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

賦。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許既切于時秋也故以秋與命篇。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託事於物其辭

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鳥賦曰萬物迴薄覽花時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字林曰時更別種上吏切周易曰時育萬物感冬索

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也雖

未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舞賦曰慢未士之輓曲文子曰有榮榮者必有秋悴善乎宋玉之言

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王逸注曰寒氣蕭瑟也聊展歲將暮也颯瑟兮。陰氣促急風暴疾也草木搖落而變衰

慘了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已上宋玉九辯之文夫送歸懷慕徒之戀

兮。言懷思慕戀徒也遠行有羈旅之憤。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

山懷遠而悼近。包咸論語注曰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

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
曷有悲老而哀死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彼四感之疚心
兮遭一塗而難忍毛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秋而不

盡野有歸燕陽有翔隼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鷲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遊氛朝

與槁葉少殞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鄭立於是乃屏輕筆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用釋織絺呂氏春

不用筆非愛筆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筆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織細也絺細葛也藉莞莢若御袷衣鄭立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

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械枝空貌所隔蟬嘒嘒切戾勁疾貌

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毛詩曰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傳曰嘒天晃朗以

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悠揚日入貌楚辭曰何微隲之

短晷覺涼夜之方永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月腫朧以含光兮露

淒清以凝冷埋蒼曰腫朧欲明也熠燿燿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

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燿也燿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

燿燿也一日燿夜腐草為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菘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蟋蟀

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七月流火毛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

轉於華省

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悟時歲之逝盡兮慨俛首

而自省

楚辭曰歲忽忽而逝盡毛長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適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且就業夕而自省也

斑鬢影以承弁

兮素髮颯以垂領

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影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影字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曰虎通曰皮弁冠名

仰群雋之

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

高閣連雲升之以攀

雲漢也言群雋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廣雅曰炯炯光也

苟

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

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

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

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白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

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

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

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

生而入死

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生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

兮始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獫而不履

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

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獫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絃以高厲

也楚辭曰颯也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澗

禮記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漑漑

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阿放曠乎人間之世

莊子有道遙遊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遊大道也又有人逍遙乎山川之

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歸來亦有秋興故實不獨淵明也

高閣連雲陽景空耀視此何如

潘按晉十有四年晉書武紀太始十一年改元咸寧則十有四年當是咸寧四年耳注以為太始十四年誤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嫫也水下遇寒而凝嫫嫫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末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

見奇年二

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

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冥也

寒風積愁雲繁

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

作者借前人立格以相如為正文以鄒陽為後勁

鄒陽為後勁

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歎班婕妤好禱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叟

漢書鄒陽從梁孝王遊又曰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遊梁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漢書曰相如客遊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而微霰零密雪下

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王酒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

雅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小雅詩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授簡於司馬大夫

言大夫尊之也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伴色揣稱為寡人賦之

鄭玄周禮注曰伴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

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

逡巡却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黻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

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也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邱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日闕寒乃宿於黃竹曹

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毛詩曹風曰蟋蟀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授

琴而鼓之為幽蘭曰雪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

為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蒞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

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日

窮於次月窮於紀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焦溪涸湯谷凝酈元水經

注曰焦泉發於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臨

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然又沸潭無涌炎風叩火井諸葛

不興酈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

曰炎風高誘北戶墜扉裸壤垂繒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墜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

北戶謂日南也

林曰縉帛
總名也
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
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八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何休曰河海與雲雨

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范曄
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
連氛累霧揜日韜霞

文字集畧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一大切毛萇詩
傳曰揜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曰韜藏也土刀切
靄淅瀝而先集雪紛綵而遂

多
韓詩曰先集帷靄薛君曰靄與也音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靄之淅瀝煥摧磊以縹索楚辭曰雪紛綵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綵雜也
其為狀也散漫

交錯氛氳蕭索
王逸楚辭注曰氣氳盛貌
藹藹浮浮漉漉奕奕
毛詩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漉漉方遙切廣雅曰藹藹奕奕

奕盛
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
杜預曰薨屋棟也毛詩曰

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傍二小夾日也
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
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便娟

修竹王逸曰便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陽則萬

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似連璐
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

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廬賦曰蹈琳珉之
塗然即達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音路
庭列瑤階林挺瓊樹
瑤階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

曰挺援也達開切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皓鶴奪鮮白鷗失素
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雪白鷗鳥名

也西都賦
紈袖慙冶玉顏掩嫫
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姪同好貌
若迺

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具噴

乃瞬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

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粲兮若

馮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

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至夫繽紛繁鶯之貌。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

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脩知。若乃申娛翫之

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畧曰

幌以帛明牕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晏

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

兼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鷗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折園中之

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

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聚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莊子曰子貢懣然慙

芳薇下五臣本注云善本無上二句

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莫本切

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

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琴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

酌桂酒兮揚清曲

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烟上出也字從黑

又續而為白

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醜兮思自親

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王逸曰醜著也

面著赤色也徒何切

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

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

怨年歲之

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覓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

楚辭曰無衣裘以御

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

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

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

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

顧謂枚叔起而為亂

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

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

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

未若茲雪因時

興滅

言隨時行藏也

立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

蔡邕述行賦曰立雲黷以凝結零雨集之溱溱正歷

曰曰太陽也

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

形

任猶因也素因遇立汚隨染成

汚猶相染汚也

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梁鴻安

到嚴平頌曰無營
無欲澹爾淵清

藩按梁王不悅游於兔園西京雜記云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落猿巖棲龍岫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又云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時惠連遊梁園而作此賦故借以發端宋超之曰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李善本無此二句萱薇非雪時所有後人因下文枝葉二字乃附益此兩語耳按雙舞孤飛借以寄託睽違枝葉指所遙思文義本自貫注插入萱草芳薇殊屬不倫當從李本為優茲以舊刻相沿姑存之

月賦

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宏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諡曰憲子所著文章

四百餘首
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

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綠苔生閣芳塵凝榭

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疎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

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

悄焉疚懷不怡中夜

毛詩曰憂心悄悄憂貌七小切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

迺清蘭路肅桂

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

騰吹寒山弭蓋秋坂

王逸楚辭注曰騰馳

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案也

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

借陳王立格與賦同局端憂多嗟出一篇大意

北陸南躔 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日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言義章昭曰躔

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 **白露暖空素月流天** 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 **沉吟齊章殷勤陳**

篇 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又陳風曰月出皎兮狡人憭兮 **抽毫進牘以命仲宣** 此假王仲宣也毫筆

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 **仲宣跪而稱曰** 聲類曰跪跪也跪渠委切跟奇几切 **臣東鄙幽介長自邱**

樊 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 **昧道情學孤奉明恩** 說文曰情目不明也莫則

切 **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 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

以陽德月以陰靈 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 **擅扶光**

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 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暘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暘谷有扶

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

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 **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

春秋元命苞日月之爲言闕也兩說詹黯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

而奔日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誦月張泉觀象 **朏朏瞽闕轔轔示** 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

既假託于仲宣不
應用吳事亦失于
點勘也
數語是一篇警策
曩時尤激賞後段
蓋一時偶有寄託
耳

冲 說文曰朧朔而月見東方縮朧然朧晦而月見西方也朧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
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朧則王侯吝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
鄭玄曰朧條達行疾貌也警闕謂朧朧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朧魄得所則表示人君
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朧女六切朧大鳥切朧芳尾切

順辰通燭從星澤風 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注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
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尚書傳
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
於畢則多雨澤則雨也

增華台室揚采軒宮 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
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
台字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
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

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 吳錄曰長沙
桓王名策武
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
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

若夫氣霽地表雲歛天末 說文曰
霽雨止
也西京賦曰眇天末
以遠期霽才計切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楚辭曰洞庭
波兮木葉下
哀於江瀨 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漢書武帝傷
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

升清質之
悠悠降澄輝之藹藹 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
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列宿掩縹長河韜映
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縹縹采飾
也毛詩口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

柔祇雪凝圓靈水鏡 柔祇地也
圓靈天也
連觀霜編

周除冰淨 觀宮觀也徐幹七喻口連
觀飛樹說文曰除殿陛也

君王迺厭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清
縣 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襄弛縣周禮
縣曰大憂弛縣鄭玄口弛釋也字林曰弛解也章昭曰弛廢也

去燭房卽月殿芳酒

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親懿莫從羈孤遞

進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杞預曰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聆皇禽之夕聞聽朔

管之秋引詩曰鶴鳴九臯皇禽鶴也抱朴子曰峻概獨立而皇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於是絲桐練

響音容選和絲桐琴也埋茗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英箏賦曰察其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

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於柔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聲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也聲

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淪池而水波滅索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

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郭象曰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至則眾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沈水漏也情紆軫

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愬而長鞠王逸曰紆曲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萁曰愬向之也歌曰美

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于洛湄淮南子曰道德之

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况兮浩歌歌響

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

歸同然若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佳

論譬如日月馳騫千里不能改其處也

歸同然若有失也

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陳王曰善迺

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壯子敬佩玉音

復之無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惟我有周無斃爾雅曰斃厭也

潘按顧炎武曰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朓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并序。此特借鵬鳥以造端非從而賦之也昭明編入鳥獸何哉且與幽通思立同編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大才疎

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冲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早士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

為不遇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傅。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微拜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惟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謠號故

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甲溼國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

鴉不祥鳥也

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鴉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鴉于妖切

誼既以謫居長沙

韋昭曰謫遣也

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

自廣自寬也

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

爾雅曰大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庚子曰斜兮鵬

集予舍

李奇曰日西斜時也

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

閒暇不驚恐也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

故

萃集也

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

說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

曰野鳥入室兮主人

將去請問於鵬兮予去何之

請問于鵬鳥也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

兮語予其期

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

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鵬冠子曰固無休息

幹流而遷兮或

推而還

如淳曰幹轉也善曰鵬冠子曰幹流遷徙固無休息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

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蟪音蟬如蝸

蟬之蛻化也或曰蟪相連也

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勿穆不可分別也顏師古曰勿穆微深也鵬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勿亡筆切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鵬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

為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

鵬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城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用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

故言同
或也
彼吳强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得成反為敗吳大

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

于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

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

諫曰不可王曰已决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

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

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事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

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

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斯游遂成兮卒被五

蔽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

立作相孔安國曰傳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

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爰

命不可說兮孰

知其極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

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激或早或遠斯則萬物

迴薄振盪相轉悍與旱同並戶但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

切呂氏春秋曰激欠遠激水旱氣下為雨韋昭國語注曰蒸

每錄軒

文選卷十三

上十三上

每錄軒

每錄軒

每錄軒

每錄軒

每錄軒

言所患非壽不得
長也 搏漢書作
揣揣搏古字通

升也 大鈞播物兮 塊扎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扎非有限齊也善曰殃鳥黨切比

鳥人切 天不可預慮兮 道不可預謀 鵬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 遲速有命兮 焉識其

時 鵬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 且夫天地為鑪兮 造化為工 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

呼往而不可哉 陰陽為炭兮 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 安有常則 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

散為死 鵬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 千變萬化兮 未始有極 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

化而為無 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 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忽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晉灼曰許慎云

揣量也 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 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冬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也在此賦訓搏

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即搏字如淳孟康義為是也善曰鵬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搏也 化為異物兮 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者還言人皆死變化吾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小智自私兮 賤彼貴我

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實無 達人大觀兮 物無不可 鵬冠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鵬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憚 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貪夫徇財兮 烈士徇名 莊子云胥土之徇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

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徇營也 贊曰曲身從物曰徇 夸者死權兮 品庶每生 善曰鵬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徇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

獨觀天地之始

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 **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趨音娶怵音戊 **大人不**

曲兮意變齊同 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莊子曰不肖繫俗者囚拘之貌求頑切 **至**

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 **鵲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鵲冠子曰眾人惑惑迫於嗜慾 **真人恬漠兮獨**

與道息 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 **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莊子云仲尼問於顏

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寥廓忽荒** 恍

兮與道翱翔 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鵲冠子曰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孟康曰易

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為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 鵲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

若不繫之舟 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家養空虛若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莊子苑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

浮舟也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細故滂芥兮何足以疑** 鵲冠子曰細故裂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荊奚足以疑裂荊**

與薺芥古字通張揖子
虛賦注曰薺芥刺鯁也

藩按孫月峰謂此賦雖以鵬鳥名却只是談理宜入志類何義門亦以編入鳥獸為誤然題標鵬鳥而編人志類可乎且幽通思立等篇俱直抒己意此篇立論皆託為鵬鳥之詞體自不同止不得輕議昭明也俞氏謂是六義中之興體斯為得之

鸚鵡賦

并序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鴟一作鸚莫口切

禰正平

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采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俞云賦物之性亦兼賦與比三義即如鵬鳥是興鸚鵡鷦鷯是比赭白馬是賦總不出六義可以類推

時黃祖太子射

亦賓客大會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

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

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

竒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輝

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背有赤

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白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也性辯惠而能言兮才聰明

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彌司易注曰幾者事之微也故其嬉遊高峻栖峙幽深說文曰嬉樂也峙立也

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采采麗容咬咬

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畧曰咬咬鳥鳴也音交毛詩曰覘覽真鳥載好其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

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眾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

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百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尙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

山澤官也尙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

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卽無以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鵬

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迫之不懼撫之不驚鵲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寧順從以遠害不違

忤以喪生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

離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閉以雕籠翦其翊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爲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籠所以盛鳥也說

文曰翊翼也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埤菴曰崎嶇不平也崎夫奇切嶇音區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岷障

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
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一日障亭障也
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

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鄧都曰已背親而由身固當奉職也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

以羈旅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羈旅也羈旅已見上文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

處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以延佇

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毛詩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舅犯對晉侯曰儂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巖禮斗威儀曰天之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巖王逸曰險巖顛危也

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

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匪餘年之

足惜繁衆雛之無知爾雅曰生囑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總名曰雛也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

光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竒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羨西

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懷代越之悠思故每

言而稱斯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鳥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迺少昊司辰蓐收

西京之衰可以再興傷時不復故以寓其意也

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

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頓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答眉戲曰久而顛頓聞之者悲傷見之

者隕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歔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辭

注曰歔欲啼聲感平生之遊處若墟篋之相須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篋何今日之

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

踟躕說文曰權房室之疏也楯欄檻也王逸楚詞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壁以為牖也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躑躅也踟躕知切踟躕誅切

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決疎顧六

翩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翩耳心懷歸而弗果徒怨

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詞

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德甘

盡辭以效愚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效其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渝變也感恩久不變

也

鷦鷯賦

并序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鷦音焦鷦音遼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鷦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

工二云巧婦
又云女匠

張茂先

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後詔加右光祿

大夫封壯武郡公遷
司空為趙子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

生之理足矣

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易繫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

色淺體

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繁滋族類乘居匹游

列女傳姜后曰唯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

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首離

彼鷺鷥鷓鴣孔

雀翡翠

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鷓鴣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鷓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頗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

也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瑋絕垠于塞門

翰舉足

以冲天翬距足以自衛

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飛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

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翬距為刀鉞

然皆負矰纓繳羽毛八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

何字另起

齒革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何造

羽毛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易注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

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莊

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育翮翊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字林曰翮疾飛也說文曰翮小飛也呼緣切毛弗

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物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鷂過

猶俄翼尚何懼於罝衡罝爾雅曰晨風鷂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

俄傾貌罝罝皆網也鷂之然切翳蒼蒙龍是焉游集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龍飛不飄颻翔不翕習

翕習盛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

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栖無所滯遊無所盤爾雅曰盤樂也匪陋荆棘匪榮苴蘭動翼而

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何

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嚴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一蟲之無知也不懷寶以賈害不飾

表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之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賣也靜守約而不矜

動因循以簡易

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任自然以

為資無誘慕於世偽

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傅毅七激曰排挫禮樂譏譴世偽

鷓鴣介其觜距鷓鴣軼

於雲際

穆天子傳曰青鷓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鷓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輝諸之鳥雉山多鷓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鬪死乃止出上黨言因觜距而為人用也

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

說苑曰魏文侯嗜晨

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凰曾逝萬仞之上

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

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

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

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繳抱

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

蒼鷹鷲而受縲鸚鵡惠而入籠

李陵詩曰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縲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鸚籠

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

淮南

子曰塊然獨處苦對切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

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代之林野慕

隴坻之高松

鍾代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代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隴坻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

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

左氏傳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

海鳥鷄

袁鵠居避風而至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條枝巨雀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踰嶺自致

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

提挈萬里飄颻逼畏

漢書曰左提右挈

夫惟體大妨物

而形瓌足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

文子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蒸氣出貌

巨細舛錯種繁

類殊鷦螟巢於蚊睫

接

大鵬彌於天隅

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蠱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

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海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普天壤以遐觀

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固其所大

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十四

鳥獸下

赭白馬賦

并序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駸形赤也即赭白也

體製似班揚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抑以為行軍叅軍後為祕書監大常率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周禮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

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駮

音伏喬迅而

已

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駮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

騶同並綺嬌切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尚書中侯曰帝堯卽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

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益為聖德而生疇昔也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

至我高祖之造宋也

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

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禮記

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祕寶盈於玉府文駟

列乎華殿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鬃白身漢舊儀有承華殿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

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

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邦良崔駰武賦曰假皇天

服御

體要淳雅

先從馬起不泛繫入宋祖不蕪

順志馳驟合度

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恣於馬者轡策制之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

穀梁傳曰馬齒

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

襲養兼年恩隱周渥

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禮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說文曰殫盡也棧樞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曰棧若樗枿施之溼地也

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

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

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

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

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

武義與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

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偃武修文孔安國

曰修文教也

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

泰階已見上

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

於往牒

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

昔帝軒陟位飛黃

服阜

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圖維授歷尚書曰汝嗚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狐背土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后唐曆錄赤文

候日

后唐謂堯也曆錄已見東宮賦赤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

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

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注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馮

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
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魏德懋而澤馬効質文曰懋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

馬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聞出公孫弘贊曰異人問出竝榮光於瑞典登郊歌

乎司律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乎司律也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

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精曜協從靈物咸秩協合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

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暨明命之初基馨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尚祖也九區九服也劉駒駘郡太

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賚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蒼頡篇

曰賚財貨也說文曰賚會禮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物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

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夏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

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四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蓋乘風之

淑類實先景之洪肩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馭之驂輪蹕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劭魏明帝詠曰先皇嘉其誕

受洪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鈞陳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駮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

林賦曰象輿婉嬋於齒算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算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信聖祖之蕃

西清鈞陳已見上文

錫雷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徒觀其附筋樹骨垂稍植髮相馬經曰良馬

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稍而長稍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蠅託騏驎之髮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
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

龍馬頌曰雙壁似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峰生若止而生峰也超攄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

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
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

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躡躑躅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

傳立北都賦日魏魏絳闕且刷幽燕書秣荆越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各也教

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說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以戒道環殼騎而清路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殼騎焯

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漢書王尊勅諸營皆按部詳綜東京

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射在前名曰墮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具服金組兼飾丹縷倚瓠切金組二甲也

蔡邕女瑛詩曰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縷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縷黝屬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鏤裝

飾也章采文也袁宏耐
宴賦曰朱帷赫以霞布
進迫遮迺却屬輦輅
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欠

從擢以鴻驚時濩畧而龍翥
薛綜西京賦注曰欬忽也說文曰欬有所吹起也傳玄
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濩略綬

黎張景陽七命曰蚪
蝓螭騰麟超龍翥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東京賦曰奉引
既畢先輅乃發
至於露滋

月肅霜戾秋登
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
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
王于興言闡肄威稜
毛詩曰王于
興師又曰興

言出宿漢書武帝報平廣曰威稜儋乎鄰國
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臨廣望坐百層
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
臨金市劉梁七舉曰鴻臺百

層千雲
料武藝品驍騰
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
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流藻周施和鈴

重設
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
賦曰藻飾齊明和鈴已見上
睨影高明將超中折
相馬經曰馬有
睨影而視者
分馳迺場

角壯永埒
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
曹毗馬射賦曰修埒坦其平舒
別輩越羣絢負絕
絢練疾貌也
捷

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
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

旛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畧司馬景
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
經立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
立蹄馬蹄也素
支月支也皆射

帖各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立蹄電散素支冰裂也
鷹門沫赭汗溝走血
相馬經曰鷹
門欲開汗溝

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
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
汗血露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頰音悔
腕迹迴唐畜怒未洩
方言曰洩歌
也南都賦曰

跋岩頓挫

收歡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腕餘足士怒未洩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乾為天都人已見西

都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踟躕轡之牽制隘

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踟躕行不申也言通都馳騁猶為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

而蹠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棋賦曰良馬蹠足輕車

結將使紫燕駢衡綠虵衛轂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免矣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侯曰龍

馬赤文綠色鄭立織驪接趾秀騏齊李斯上書曰乘織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覲日赤文而綠虵也

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宜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駟駟獻之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

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宜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墮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

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工不敢盤于遊畋趙岐肆於人上取悔義方肆敢也左氏傳

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頌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碻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

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稽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植淮南子注曰裝束也鑿武穆憲文光

此處不可直接馬
弊故作此一段虛
景兼寓頌美國家
之旨得體而有情

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馬跡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轡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二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修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

昭曰隱痛也 戒出不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韓子曰王于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旒伏溝中

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翮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躡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有鳥鳴軛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軛轡弓時洞胸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拔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

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倏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輿有重輪之

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處以濯龍之與委以紅

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與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廩也紅粟已見吳都賦服養知仁從老

得卒鷓鴣賦曰屈猛志以服養稽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加弊帷收仆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為理馬也天情周皇

恩畢魏都賦曰皇恩綽矣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皇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

於時駟駿充階街兮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駟馬填殿而駟駿王逸楚辭注曰駟駿馬名也稟靈月

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郵云地主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象似靈蚪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志侗

賦曰資玄螭之表象似靈蚪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 雄志侗

儻精權奇兮

漢書天馬歌曰志儻儻精權奇廣雅曰儻卓異也

既剛且傲服鞿羈兮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

矣轡之柔矣楚詞曰余雖小子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曰鞿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

効足中黃效驅馳兮

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

舊儀曰中黃門駙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

願終惠養陰本枝兮

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

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支百世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

詞曰遂萎絕而離異萎與委古字通

蕃按疇德瑞聖邱光庭云疇等也言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注解作昔非附筋樹骨相馬經云蘭筋堅者千里註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目上陷如井字處也後漢書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表曰臣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經

玄蹄而霄散歷素支而冰裂纂註謂玄蹄黑足也素支白體也霄散冰裂行疾貌說似簡明然於經歷二字不貫宜從善註射貼為允戒出不之敗御楊慎云出字不如突字詩文有作

者水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多有之竊權查漢書註權奇善行貌采超之曰覲王母於崑墟善引史記釋之今按史記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盜驪驪騄耳之駒西巡狩

樂而忘歸無見王母句善註多不合蓋因穆天子傳而誤為牽合也又按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山海西荒經云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各崑崙之邱有人戴勝

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括地志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云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邱也據此諸說西王母實則西

夷崑崙山非必仙境而紛紛言神仙者乃詭託之以恣其誕妄耳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相鶴經者出自浮邱公公以經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于嵩高山石室及淮南

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舞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高脚疎節則多力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

翰望崑閬而揚音

蓬壺崑閬皆仙山

市日域以迴鶩窮天步而高壽

相鶴經曰一舉

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曰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竝殊不以文害意也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

祀而方多

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

精金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

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媿

吭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疎節則多力王逸楚詞註曰媿好也

壘霜毛而弄影振

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

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填畝也穆天子傳曰

天子觴王母于瑤池之上

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徒之小澤必有增弋

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岑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歲

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詞曰惆悵而私自憐於是窮陰殺節

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侵盛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與

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

山海賦曰羣山既畧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廓空也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維

詩曰天漢迴西流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漠已見雪賦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

之照灼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唳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

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始連軒以鳳踰終宛轉而龍躍海賦

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踰踰龍躍已見吳都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飛騰或摧折驚身蓬集矯翅

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綱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

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颯沓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詞曰

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翮後塵翺翥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指會規翔臨

歧矩步會四會之道歧歧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

節角矚代力分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矚視也長揚緩驚竝翼連聲輕迹凌

亂浮影交橫相凌而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寂見密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洊仍也煙交霧凝

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

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

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與蟻蟻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頰薄怒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

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

詩傳曰沮猶壞也巾拂兩停九劔雉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

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劔之揮霍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員

君門白璧為君堂上有雙樽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

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入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都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椰金鼎王杯銀樽珠襦之寶

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守訓養於于齡結長悲於萬里養生要

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

隨飛適荒裔雙鬪浸長風須與萬里逝

潘按燕姬巴童拾遺記云燕昭王時廣延國獻舞者二人一日旋娟一日提嫫體輕氣馥行

無跡影王登崇震之臺召二人舞其舞名曰縈塵曰集羽曰旋懷古樂錄巴西閬中有渝水

獠居其上剛勇好舞高祖召募以定

三秦後使樂府習其舞曰巴渝舞

志上

此文不減賈誼揚雄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覲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

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配水也

氏中葉之炳靈

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

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甌風而蟬蛻兮

曹大家曰甌風

也南風曰甌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如蟬蛻之後乃為雉築揚其聲也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

北阜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

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竝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

應劭

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話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尚書曰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終保已而貽則

兮里上仁之所廬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各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為我擇居處也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

令名於後世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絕而

罔階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已孤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

之可懷善曰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悵悵亦恨也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靖憺處以永思兮

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迹日月不居忽復大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

之不玷善曰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魂煒煒與神交

兮精誠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夢登山而迥眺兮覲幽人之

髣髴善曰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

勿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眇又音忽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曹大家曰助昕晨且明也言已且仰思此夢心矇矇未知其吉凶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

此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也

躬形謂勿墜之語

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胸臆為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

迷曹大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

葛藟葛藟於樛木公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祇敬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

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曹大家曰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乃申之以炯戒爾雅曰訊告也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盥盥晉以迨羣兮辰儵忽其不再盥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分再得

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家曰鮮少也晦凶後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凶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

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

上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曹大家曰迕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眾人之所以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迕也毛詩

禦曹大家曰迕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眾人之所以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迕也毛詩

曰羣黎衛侯得反曰叔武昔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管鸞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

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鈞而使管仲相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

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封功臣二十餘人

張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

以天下為不足偏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

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

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逐奪漢王漢王謂丁公曰

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栗取弔于道所也吉兮王膺慶於所感

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妒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

宣王皇后初為婕妤好許后農上憐太子早失母及遷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令

母養太子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

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

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良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單治裹

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鵲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

而外凋兮張修祿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祿表也善曰莊子曰田開謂

見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簾無不趣義也行年聿中龢為庶幾兮

七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聿中龢為庶幾兮

顏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溺招路以從已

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溺招路以從已

每錄千

兮。謂孔氏猶未可。

曹大家曰湯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

安憚憚而不能

肥

兮。卒隕身乎世禍。

曹大家曰憚憚亂貌能避也言子路不避憚憚之亂終隕身於世之禍也

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

醢其何補。

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與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固

行行

胡朗

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

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形氣發於根柢

帝

兮。柯葉彙

謂

而零茂

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

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恐魍魎之責景兮。老未得其三已

應劭曰諸

子以顏冉季路逢灾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猶魍魎問景乃未得其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老未得其

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

黎淳耀于高辛

兮。彊大於南汜

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芊楚姓汜涯也

贏取威於伯儀兮

姜本支乎三趾

應劭曰贏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鬼之

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獻志賦曰惟天道之同

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令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善曰國語曰伶州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月星辰也三五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

伯祖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

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

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善曰周書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

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祭毛于夏庭兮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匪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

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于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亾而黍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漉流于庭化為玄龍童妾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

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又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吳羽化于宣宮兮彌

五辟而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

成帝哀帝平帝也辟君也道修長而世短兮負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負遠邈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

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應之
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仍因也諛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胥仍物而鬼諛子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

仍因也諛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算祀于契

龜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且周公名孺小也音義曰算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
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
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

卜卜年七百年所命
也毛詩曰爰錫我龜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曹大家曰宜周宣

乃夢眾維魚矣太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
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作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

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稠父昭
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乾侯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邱而吉掘之數

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久矣夫
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妣叔

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
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劾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劾項岱曰舉

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
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混成

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

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
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言天道必久而後定惠吉逆凶終為不爽周賈有激放言非通論也

又曰道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微兆於前也雖然亦

在人消息而行之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

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禍相及也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變書書子

惡而害及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屢怙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氏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歷之惡實彰將於是在後晉果滅欒氏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曹大家曰

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眾兆之所咎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

賈誼也貢憤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

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

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輶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

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

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
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木偃息以蕃魏兮

申重繭以存荆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
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

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兵擊吳果大
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牝也繭古典切牝竹遲切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

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
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東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
必榮

曹大家曰俟候也項岱曰苟誠也張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穆叔曰

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觀天網之絃覆兮實斐謹而相訓
曹大家

不朽毛詩曰匪先民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謨先聖之大猷兮
曹大家

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
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謹與忱古字通訓或為順

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
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虞韶

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
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底麟兮

漢賓祚於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漢封其
後為紹嘉公係毀後為二代之容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

素王授當興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
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

而入微者矣。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曹大家曰：睇，眇也。淮南子曰：楚有白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非精誠其焉通

兮苟無實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項岱曰：矧

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伎，尚感獸而開石，况能耽身於大道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待身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

所經。應劭曰：吳大昊也。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迄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

已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鵬鳥賦曰：釋智遺形。若屑彭而偕老兮，訴

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周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慕也。亂曰：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亂曰

天造草昧，立性命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惟聖

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

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應劭曰：舍置也。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曹大

忝辱也。橫天於物，憂傷其生，恥辱不過於是。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

此謂沒世不朽，不密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保身猶言不失身也。遺猶垂也。憂傷天物，則所謂畏溺自投者也。

白爾天質何有
渝變之色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此其神言不決也

此其

神言不決也

十四卷

文選卷十五

志中

張平子思立賦一首

張平子歸田賦一首

志下

潘安仁閒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潘安仁寡婦賦一首

六百餘賦

江文通恨賦一首

江文通別賦一首

志中

思立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立遠之道而賦之以中其志耳系曰回志竭來從立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思立而已老子曰立之又立眾妙之門

張平子

此賦後漢書注多出舊意表參取之

舊注

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疎畧而注又稱愚以為疑辭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焉

六句破題

仰先哲之立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匪仁里其焉宅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

兮匪義迹其焉追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潛服膺以永靖兮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之言緜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之言

曰靖思也靖與字林曰靖也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善也貞誠也善曰

楚辭曰苟中情其好修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廣

雅曰跌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搏搏憂勞

編漢書注音租緩
反亦纂字也纂繫
也諸家音並戶圭
反誤也

也又曰心之憂
矣如或結之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

能也楚辭曰折
瓊枝以繼珮
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薜縹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亭又曰扈江薜與薜

芷兮初秋蘭以為珮說文曰繫幃曰縹幃一名縹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縹今之
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縹然則縹者即係囊之繩也說文曰縹網中縹縹音攜
美髮積以

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曰髮積衣縫也允信也歷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子虛賦曰髮積衣縫也允信也歷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子虛賦

娉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娉才也麗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

而莫聞奮動也播散也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違而舍勤怠懈也違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

帝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違左氏傳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傅說之生殷二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傅姓說名

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饋數禱戴大臨庀隆

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尚庶幾也良善也恫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何孤行之熒熒兮予不羣而介

立熒熒元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行焚焚楚辭曰既俾獨而不羣感鸞鷺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鷺皆鳥名淑善也

善曰鸞鷺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
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曰名鸞鳥廣雅曰鸞屬也
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

昌真無合猶不遇也昌覆也**且獲譴于羣弟兮啟金滕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弗利

於孺子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啟金滕之書乃得**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

以危身覽觀也蒸眾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增**

民之行多為邪辟此言無遺為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為言已**善曰楚辭曰獨便帽而煩毒焉發憤而舒情又曰中替亂兮迷惑**私湛憂而**

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續紛亂貌善曰**願竭力以守義兮雖**

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試象兮**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胝焦原而跟趾**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

優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優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胝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

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已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胝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胝**庶**

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

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寶蕭艾於重**

楚辭曰因時俗之工巧兮循規矩而改錯**笥兮**蕭艾草名也蕭香草也禮記曰蕭笥問人者竝盛食器員**屈**

曰笥方曰笥案盛衣亦曰笥後漢作珍蓋瑤字相似誤耳**屈**

施而弗御兮。繫驥裏以服箱。斥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繫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言義應劭曰。

駭。裏古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曉彼牽牛。不以服箱。馬中立切。今賦作繫字。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頗僻邪佞也。離罹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立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

人生之長勤。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處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

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曰。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綵

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鞶。交織也。鞶所以帶珩也。手曰伎。體才曰藝。珩珮也。善曰。說文曰。鞶。小囊。盛帨巾者。說文曰。珩。聽行也。從行上。昭

以為首飾。字林曰。鞶。帶也。禮記曰。男鞶革。鄭立曰。鞶。小囊。盛帨巾者。說文曰。珩。聽行也。從行上。昭聲。字林曰。珩。珮玉所以節行。大戴禮曰。下車以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珩與衡音義同。珩

綵藻與瑀琿兮。璜聲遠而彌長。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璜曰璜。善曰。董巴與服志曰。古者君珮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

繼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曜靈

睢而西。征廣雅曰。朱明。曜靈。東君日也。恃已知而華子兮。鷓鴣鳴而不芳。鷓鴣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

子。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鷓鴣一名杜鷓。至三月鳴。冀一年

晝夜不止。服虔曰。鷓鴣一名鷓。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繆也。冀一年

漢書注知已猶知已也。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方秀破霜喻。

以賢被讒也

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說文曰：適，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芝一歲三華瑞草也。時豐壘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侑。咨妬媿之難竝兮。想依韓

以流亾。豐壘，進貌。疇，誰也。侑，麗也。咨，嗟也。媿，好也。韓眾，獲道輕舉，故思依之以流亾也。善曰：楚辭曰：時豐壘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眾之流得一。又曰：寧溘死以流亾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畱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也。心猶豫而

狐疑兮。卽岐趾而臚情。卽，就也。岐，山名也。臚，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臚力於切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肥遯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遯，卦名也。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此

筮得遯之咸，其遯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遯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矰繳所不及，遯之最美，故名肥遯。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肥遯而保名。史記曰：蒼莖，一根劉向曰：蒼莖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為良，良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

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崇，高也。嶽，五嶽也。遯上九變為咸，咸感也。與長女兌少

遯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嶽。嶽，卽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

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故曰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險

姚令威西溪叢語

俞云：肥遯全篇要領如眾山二女等意，一一照應。

西溪叢語：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巷字，與古

字世遂改為肥字。宋本作飛字，按飛字乃合象詞，無所疑也。之意不知者，妄加雌黃，以七啟校之，自審然不讀。

未有不反疑古人善本為誤也

漢注龜經有棲雀兆也言卜後雀兆也介耿介也

俞云九臯介鳥乃遜上及之象有介然獨立高飛遠舉字之義母氏立為眾妙之門也此下

歷言遜象皆合筮義而言所謂歷眾山以周流也

筮得飛淵下過介鳥似非獨承筮詞

天兌為澤

尚欲進忠賢也

勗丑衍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方言曰嶢崢高貌

懼筮氏之長短分鑽東龜以觀禎

長短謂卜

龜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東龜曰甲屬鄭玄注曰東龜善曰爾雅曰

龜左睨不類郭璞曰行頭左睨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卜審說文曰禎祥也

遇九臯之介

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

修絜以逸榮

而後寧

斃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

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子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反王子於后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

上公曰道為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裝

於賜谷夕晞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芝也

說文曰漱蕩口也從水漱聲所右切字林
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曰咀噍也
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
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善曰走音奏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于句芒少皞

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邱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齊成少
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也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

水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眇躬於道真楚辭曰昔三后之純粹

又曰除穢累而反貞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 留

留云北方玄象故
畱在後先以三方
數之木禾之夢與
卜筮相連為後文
狄案

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中神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

筮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
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
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

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憑依也遐遠也逝往

也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想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山經曰黑齒國北暘
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

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糧糧也廣雅曰沆瀣露氣也善曰揚雄太玄經曰茹

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飧六氣而飲沆瀣

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夏食沆瀣北方夜半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

後漢書注昔夜也
衡此夜夢禾生於

崑崙之上即文下
云梓巫咸以占夢
含嘉秀以為敷是
也注家皆云昔日
夢見至今親往見
焉是謂發昔夢也
按衡此賦將往走
乎八荒以後即先
往東方次往南方
乃適西方此時正
在陽谷扶桑之地
崑崙乃西方之山
安得已往崑崙見
木禾乎良由尋寃
不深致斯誤耳按
此駁尤當亟登之

之高岡

昔曰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殺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木禾焉

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孰得
中和故曰木禾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

朝吾行於賜谷兮從伯禹乎稽山

日所出 **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噎會稽獲骨節
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邱聞之昔禹致

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
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尚書曰朕不食言

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
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

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
所葬在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

哀一妃之未從兮翩續處彼湘濱

二妃堯之
二女娥皇

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
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湖之間涖水湄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常

游江川漕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
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適吾道兮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即處江為神即列

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
傳云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

之俱死於江湖遂
號為湘夫人也

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

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
也有黎高辛氏之火正謂

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壤中有營邱九頭圖矣善曰馮衍
顯志賦序曰游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圯房鄙切

痛火正之

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

託寄也善曰杜預曰
黎為火正懷歸也

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

遊遨

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卽五郎切

躋日中于昆吾兮憇炎火之所陶

鄭玄曰躋

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曰憇息也山海經曰四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爲陶邱

揚芒熯而絳天

兮水泫沄而涌濤

熯風熾也泫沄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沄沉也芒光芒也熯火飛也揚雄冀州箴曰冀土糜沸沄沄如湯

温風翕其

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

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乃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之

乃的切楚辭曰心鬱悒余怵

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顛獨也羈寄也旅

際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爲勞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爲明

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頓苦骨切

前祝融使舉麾兮纏朱鳥以承旗

尚書曰右秉曰旄以麾案執旄以指攜也秦漢以來

王死配五行少皞配

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

卽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曲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凰翼其承旗

躔息也撫拾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方言曰日建爲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君曰躊躇躔躔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

曾焉足以娛余

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汪野北其爲魚也如鯉汪氏國在海外此國足龍魚也

思九

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滌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光之

俞云中野為中道
之象此處黃靈訪
命一段為前後樞
紐

插入訪夢一段方
不是板板四段此
文章避直處

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欬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欬輕舉貌善曰楚辭曰

精粹而吐氣濁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

善曰淮南子曰八極西南方偏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

湍渚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逗止也華太華也山北曰陰善曰山

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子號呼也書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

伯也華陰潼鄉隈首人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在上郡

帝軒受圖維授歷楚辭曰且徜徉而北觀延佇見上注惆河林之萋萋兮偉關雎之戒女惆息也偉異也詩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荷郭璞注曰荷木名也毛萇詩傳曰萋萋至盛也惆許吏切又虛祕切黃靈詹而訪命兮摻

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謀也摻求也如之也曰信近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

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達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

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鼪

令殪而尸亾兮取蜀禪而引世龍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荆地有一死

人名龍令其尸亾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龍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龍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

眴眴昭斯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眴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寶號行於代

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寶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必置趙籍之伍中

宦者忌之誤置代藉伍中當行寶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王肆侈于漢庭兮卒銜恤

而絕者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

曰出則銜恤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官名也厖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顏

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

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

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夫吉凶

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仍因也恒常也穆届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届至也左氏傳曰叔孫穆子各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瞻其待無

之後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爲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不
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覆

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 **文斷袪而忌伯兮** 闈謁賊而寧后 善曰

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却芮畏
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遠見之伯楚以呂邾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袪

快也勃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 剖分 **羸擿識而戒胡兮備**

字伯楚也 **諸外而發內** 蒼頡篇識書河洛書也識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

以為秦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扶蘇使與
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邱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

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畱所賜扶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
諸子而獨賜扶蘇書扶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爲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

不能成乃謂李斯曰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爲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
詔立胡亥爲太子更作書賜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爲日夜怨

望不得爲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亦賜死扶蘇爲
人仁得書泣卽死胡亥卽位爲二世葬始皇鄜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

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 車

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 車

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擊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

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且萬及期忌司命之

言夫婦輦其賄以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 **慎竈顯以**

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曰孕姪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慎竈顯以**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夫裨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

過分而陽猶不尅尅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瓊華玉璫禳之猶必不火子產不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為言

事之難知也占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思晉切

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剗刃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各黎邱有奇鬼

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邱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諶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

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知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為刺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隄而弗識兮

知幽冥之可信

睨視也

母縣孿以倖已兮思百憂以自疹

母勿也縣孿係貌倖引也

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倖胡冷切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忱而祐仁

監視也孔甚也棊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

曰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周公曰天威棊忱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庖禡以拯民

湯帝乙也蠲潔也拯濟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時

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可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尅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廐犬也禡福也祈或為枋非也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景諡也慮謀也熒惑火星

謂英六滅而秦趙
曠也注非

喻云即揚聲之意

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魏

顥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善曰左氏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及雒魏顥

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顥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爲殉及卒顥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顥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

顥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邁行也英六國也楚

未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生寄

生也卉草木凡名也有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皐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

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復返也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

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

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惓惓而無儔儔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

視楚辭曰惓惓兮未思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

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汨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

每條并

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禮磴堅也牛哀切左氏傳曰固陰沍寒杜預曰沍閉也

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淒寒貌說文曰拂擊也爾雅曰穹大也毛詩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

而自糾龜與蛇交曰立武設甲也春秋漢含孽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天子曰騰蛇無足而騰也淮南子

曰奔蛇廣雅曰蛇曲也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冰也善曰矜寒貌凌力證切坐太陰之屏

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屏古字通又曰不泣而唏何休

怨高陽之相寓兮仙顓頊而宅幽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仙小貌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

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瘳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緹也南至焱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歎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

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踔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閭風而緹馬王逸曰緹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光驅於寒門注寒門

迅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緹緹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

焱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瀟疾貌媵送也翩飄疾貌瀟音蕭善曰爾雅曰風飄謂之焱字林曰瀟深清也越谷嘯

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琳琳經重瘖乎寂寞兮懃墳羊之深潛瘖嘯大貌漂淨

漢注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

葬焉

也琳琳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瘖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邱所開墳羊也邱間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唐回云墳羊雌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羴羊廣雅曰羊土神餘火合切喇火加切琳音林 追荒

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曰元氣以為天混沌無形

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

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徵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首

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怠風雨是燭九陰是謂燭陰郭璞曰燭龍也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

劉瞰瞻也瑤谿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鴉化為大鶚郭璞曰鴉音丕鴉音愕聘王

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王母仙者故

假言之本草經曰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戴勝謂王母冠也愁笑貌謂白芝一名玉芝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敬也

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屬郭璞曰勝玉勝愁

魚鯁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如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

辭曰迎宓如于伊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嫋眼而蛾眉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嫋好也善曰楚辭曰嫋目冥笑蛾眉曼曼

玉女應前

諛婧之織腰兮揚雜錯之袿徽諛婧細腰貌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謂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

之微謂之縞郭璞曰即今香纓也諛音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皪以遺光離開也

貌善曰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珠也琨璧也琛寶也縞今之

丹上林賦曰宜笑的皪音歷香纓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

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豔美色也善曰賂美謂環琨玄雙材悲於不納兮竝詠

詩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修身廣觀善惡歌曰天地烟熅百岫含葩烟熅和貌葩華

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廣雅曰烟熅元氣也毛萇詩傳曰焄草也鳴鶴交頸睢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睢鳩處子

懷春精魂回移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淑

明謂衡也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語摘輔像曰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

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載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巍巍高貌滎紆也言

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

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子登閭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

俞云雙材即上所謂二女感于崇岳也

曰崑崙虛有三山閩風桐版玄圃層城九重崑崙山記曰崑崙有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閩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

曰不死樹在層城西屑瑤藥以為糗兮屑白水以為漿屑碎也糗糯也糗酌也善曰瑤藥也說文曰糗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瑣廟

以為糧王逸曰糗屑也毛萇詩傳曰糗食也又曰糗挹也爾雅曰糗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子曰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藥而髓切糗居于切

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押使也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今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

既垂穎押普滋令德於正中兮令嘉秀以為敷言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

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禾乎高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懿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隨時之

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迓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皆供職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暉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暉

雲師黶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普耕切

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菴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注曰今江東人分夏月暴雨為凍雨楚辭曰使凍

議凋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輅郭璞曰轡車軌上環轡所

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

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

光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普耕切

也黶陰貌凍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為凍雨沛雨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

為凍雨楚辭曰使凍

議凋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輅郭璞曰轡車軌上環轡所

每條軒

文選卷十五

十

俞云此下言天路之可通而攀五階也應前天益高而為澤四句之意亦兼有大鳥塵外瞥天之象也

貫也瑠璣玉之輿爾雅曰玉謂之瑠璣蓋之金華也獨斷曰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

羅而星布森衆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雲降○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低昂揭印貌冠

岳岳其映益兮珮紵纒以輝煌紵纒盛貌岳岳冠貌輝煌珮光貌善曰岳五咸切紵音林纒音離僕夫儼其

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出得從車八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輿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蜿又曰超驤

氛旄容以天旋兮蜿旌飄以飛颺旄羽旄也善曰氛旄氛氣為旄也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賦曰天旋少陰白日西

撫軫軹而還晚兮心勺灑其若湯勺灑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日軫軹車輪小穿也又晚邪

美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忌美慕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忌新愚以為當去已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已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已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左青瑯之

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瑯青龍文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鍵豎也鉦鏡也鍵巨偃切前

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裔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

屬箕伯以函風兮懲

洪溷而為清幽含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也易曰洪溷而為清

記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

勾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高貌甘泉賦曰閭闔其寥廓閭音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騎一曰天駟旁二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

良車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

曰桐栢山上為掩畢彎威弧之拔刺兮射蟠冢之封狼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三危山上為天苑

曰儂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蟠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觀壁壘於北落

兮伐河鼓之磅礪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礪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

牽牛注今荆楚人呼牽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

潢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俶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兮察三紀緯

之綢繆通皇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曰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劉流繞繞也漢書

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也綢繆連綿也適皇往來貌也

天矯婉以連卷兮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為婉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曰偃蹇驕傲之貌也天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

水冒叢頽颯以方驤善曰衆多之貌頽音忤鹹一汨風周淚戶沛以罔象兮爛漫麗

雜

靡貌以迭過

分布遠馳之貌自優蹇以至迭過皆指二紀五緯之乍離乍舍或疾或遲而光彩相射也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詞沛罔象而自浮爛漫分散貌貌遠

貌迭過也過突也音唐

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

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軼駛電兮硠礚雷聲也

上林賦曰淫淫裔裔砮若郎切

踰龐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龐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授神契曰天度龐鴻孽萌

宋均曰龐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蒙鴻以東揭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龐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

廓

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

宋玉太言賦曰長劔耿耿倚天外

據開陽而頽眊兮臨舊

鄉之暗蕩

善曰春秋暉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

歸

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悁念恨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悁悁烏立切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

輶車轅也

善曰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屢顧爾僕

雖遊娛以媮樂兮豈秋慕之可懷

善曰楚辭曰聊假日而媮樂兮

出閭闔

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

閭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閭闔而望予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凌驚

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焱必遙切

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旛

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

為旗爾雅曰錯鳥隼為旛謂以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載鴻及鳴鳶也

續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閭

蒼頡

篇曰眩眩目視不明貌善曰眩音懸眩音云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

俞云浩蕩無涯一念收轉此即歸母氏而后寧意

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
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修吾初服又曰
長余佩之陸離
文章負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
善曰楚辭
日退將復

道德之平林
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
結典籍而為器兮
毆儒墨以為禽
者述

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
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毆音驅墨墨家流也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微

音
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
易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窞
善曰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
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歔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恭夙夜而不貳兮

固終始之所服
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
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
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

身之未敕
敕整也善曰周易曰
君子夕惕若厲無咎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思
善曰楚辭

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
知小雅曰小愧為惡女六切
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
善曰老子曰上德

為以至情上林賦曰
馳騫乎仁義之塗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善曰老子曰不出戶

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
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系曰
賦之前意也
天長地久歲不畱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俟河之清祗懷憂
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
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

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渡世以

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

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天柏舟悄悄不飛柏舟詩篇名也注愠怨也悄悄憂貌

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羣小眾小人在君側也念恨也其詩

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王喬離附也系

精遠遊使心攜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游公廻志竭來從立謀善曰劉

向七言曰竭來夫復獲我所求夫何思也

歸耕永自疎夫復歸田賦

張平子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都

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畧以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

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

鄭玄曰聖王為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于諸侯不

政治平之所致遇從唐舉相舉孰視而笑曰先生

傷鼻戴有冠頤感煩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

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驅懷

每錄軒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不可為蔡子之苟
富貴亦不若屈子
之自猶懣此所以
超然遠引也

以此為樂者求之
于外下乃反而潛
心大業求諸內矣

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及入秦昭王
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諒
天道之微
昧追漁父以同嬉諒信也微昧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屈原既放

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樂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

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原隰

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鷓鴣哀鳴睢鳩王鳩也郭璞曰鷓鴣類也交頸頡

頡關關嚶嚶頡頡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爾雅曰關關於焉逍

遙聊以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邱言已從容吟嘯類乎

孤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生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觸

射也吞鈎鈎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鱮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

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繳繳連雙鷁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魴鱮也字指曰魴鱮屬于時曜靈俄景係

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盤

感老氏之遺誠將廻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

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以道既不行退而
刪述自處陳其軌
模俟王者為之取
法也

坐蓬廬之中
巖石之下

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

五絃琴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
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舜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
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

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

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
毛詩箋曰橫法也莫奴切

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班固漢書晁錯
述曰榮如辱如

有棧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也張曼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十六

志下

閒居賦

并序 閒居賦者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閒淨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長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

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黯於滅切

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西

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

鄭立毛詩箋曰顧念

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

則必立功立

事効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

是以資忠履信

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僕少竊鄉

曲之譽

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

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闕封魯公為司空轉大尉薨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黍辱也又

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

逮事世祖武皇帝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

為河陽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曰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事免

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天子惠帝也諒闇謂凶盧寒涼幽闇之處

領太傅主簿府

主誅除名為民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

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首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遷博士未名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

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為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

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為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也一不

拜職謂遷博士未名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雖通塞有

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雅曰效驗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

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

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子多才多藝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

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方今俊又在官百工

惟時。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大夫

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天。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營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

以數。戒焉。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左氏傳

晉侯詩：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鄭玄論語注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於是覽

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無危

殆也。班固答賓戲曰：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行然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租稅也。禮記曰：夫

祿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牧羊

酪酪以俟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酪，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

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為嘉平。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

者之為政也。論語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所施行也。所

伏者藏也。陰氣也。盛金已潛伏於火中，可以見其自微而著也。舊說未盡其理。

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也。乃作閒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且事聲類曰遂從意也。其辭曰傲墳

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邱

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翺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

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君

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於是退而閒

居於洛之渙。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禱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渙毛萇詩傳曰渙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

土。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趨逸也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泝伊面郊後

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

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城南五里洛水浮橋

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

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立賦曰松喬高峙孰能離徐

爰射雉賦注。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

曰姚俊尤明圖緯祕與字書。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

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

先啟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黍同

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

秦其一臂然秦弩弓也李奇曰秦弓也字林曰秦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礮石雷駭激矢虫飛礮石今之

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虫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虫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鏃謂之羊頭三鏃

長六尺謂之飛虫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鏃稜也以先啟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西其東則

有明堂辟廡清穆啟間陸機洛陽記曰辟廡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廡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

足樂乎其啟閒也環林榮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廡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清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廡者所

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圓以象天廡者擁之以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

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廡海流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祇聖敬以

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曰躋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

禮五更於大學所禮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

逸曰謝去也漢書曰陰陽之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左氏傳曰宰孔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生體焉燎而生烟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鬯而郊稷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夢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服振振以齊之管啾啾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

虞曰約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約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篴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

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煌煌乎隱隱乎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

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

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

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長大學在國 祁祁生徒

濟濟儒術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語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

無貴賤道在則尊道在則是言有道則可以為師 故髦士投級名王懷璽言棄級藏璽成來學也毛詩曰髦

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里仁所

以為羊

論語曰里仁為美

孟母所以三徙也

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

嬉戲為

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焉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

室穿池

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

馮衍顯志賦曰遊鱗捷大枳而為籬

灑灑菡萏敷披

灑灑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瀾之灑灑毛萏詩傳曰菡萏荷華

竹木蒼藹靈果參差張公大

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栎

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惟有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桺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桺

木甚美世罕得之桺寶彌切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

述異記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

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

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其家有縹李代所希有

靡不畢殖

倉頡篇曰殖殖種也三桃表櫻胡之

別一柰曜丹白之色

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梹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

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石榴即若榴也蒲桃似燕莫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

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梅杏郁棗之屬繁榮麗藻之飾

郁今之郁李棗山櫻桃也張栢

上林賦注曰莫山李也莫與郁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棗實似櫻桃

華實昭爛言所不能極也

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菜

則葱韭苾苾芊青筍紫薑薑薑薺甘旨蓼萎芡芳

毛詩曰董茶如飴毛萏曰董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注曰蓀廉

良嶽中有熙春閣
蓋不讀此注者也

薑也韻畧曰莢香菜也相惟切與蓂同

蓂荷依陰時藿向陽

崔豹古今注曰蓂荷菜似薑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通

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

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

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

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眾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

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

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傅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櫺擱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

王畿近周家園

周禮曰方于里曰王畿

體以行和藥以勞宣

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宣周徧也杜預左傳注

日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

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

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轂張揖曰結猶屈也言屈軌不行也

陸摘紫房水挂頰鯉

馬融西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頰赤也

或宴于林或禊於汜

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

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禊者潔也仲春之時於水禊除故事取於清潔也爾雅曰窮濱曰汜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

昆弟斑白兒童

稚齒

王隱晉書曰岳兄御史釋弟燕合豹禮記曰斑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

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壽

若以養親為心則
雖天下猶草芥黜
免正其所樂又何
復用其巧拙之歎
乎卒之孫秀修怨
太夫人亦詣東市
悲夫

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

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

飲太尉風俗通曰絲竹曰管西京賦曰夾蓬萊而駢羅

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傳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

為樂 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樂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 退求已而自

省信用薄而才劣曾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 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 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毛詩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身幾不保何 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

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於世也 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既因親疾輒去復因免官自悔大本既偏自然乾沒不已方貽慈親以戚矣此賦近于幼南山之詩豈恬退無競者乎

哀傷

長門賦 并序 此文乃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細麗蓋張平子之流也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

宋刻注云善本無黃字

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咒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叩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

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

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

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度所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

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

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已今以飲食恣樂而忘于交人人后自謂也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

相親鄭玄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安在得意相親而巴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伊予志之慢愚兮懷真

慤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懽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懽愿也空角切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

音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

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薄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廓獨潛而

今人玉音二字本此非也玉音金聲出尚書大傳薄具對上飲食

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戚兮獨處禮記曰登蘭臺而遙望兮

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浮雲鬱而四塞

兮天窈窕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

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楚辭曰裳

風王逸曰檐檐搖貌桂樹交而相紛紛芳酷烈之閭閭。酷烈閭閭香氣孔雀集而相

存兮玄猿嘯而長吟。說文曰存恤問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

脅歛也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

攻其中心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士正殿塊以造天

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

靡而無窮。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間頃也謂下蘭臺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嘈吟

而似鐘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

杏以為梁。木蘭似桂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丰茸衆飾貌游

樹浮柱也離樓

一作煥爛燁而成

攢聚眾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真庚切施瑰木之構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櫨

瑰奇之木以為構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構櫨柱上枅也方言曰窟虛也窟與棟同音康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

將楚辭曰時彷彿而不見心腸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髣髴見不審謔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切

光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緻錯石之飭髣兮象璚瑁之文章鄭立禮記注

石雜眾石也言累眾石令之密緻以為飭髣米色閒雜象璚瑁之文章也爾雅曰飭髣謂之髣郭璞注曰今江東呼髣為髣髴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

組之連綱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織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撫枉楣以從容兮覽

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

廣雅曰噉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懸明月以自照兮徂

清夜於洞房楚辭曰姁容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

鼓之七畧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

笛賦曰吟清商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至

追流徵幼音要日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叩激厲也漢左右悲而垂淚兮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昂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叩五郎切

涕流離而從橫

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

舒息悒而增欷兮踈履起而彷徨

息歎息也悒於悒也

楚辭曰悒悒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躡跟為跣掛趾為躡說文曰躡躡也履鞮屬鞮革履也蒼頡篇曰躡徐行貌躡與躡音義同

揄長袂以自翳

兮數昔日之讐殃

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讐過也殃咎也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

廣雅曰頽懷也言懷其思慮而就牀

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莛香

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冀君來而幸臨也廣雅

曰搏著也段九切

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

惕

寤覺而無見兮魂迢迢若有亡

迢迢恐懼之貌狂往切楚辭曰魂迢迢而南行王逸曰迢迢惶遽貌莊子曰君惴然若有亡

衆

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

楚辭曰日眇眇兮愁予

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

於東方

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曰濁謂之畢又曰大梁昂也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

秋之降霜

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

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

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禮記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更歷也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

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

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

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管子

五六月閒之夜而日曼曼若歲此造語之妙

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
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潘按穉玉戶以撼金鋪名義考云京師人謂門環曰曲須當是屈膝蓋門環雙曰金鋪單曰
屈膝古烏栖曲作屈成山堂肆考云今人家牕戶設鈹具名曰環紐即古金鋪遺意象玳瑁
之文章玳瑁一名文甲漢書注靈蟻雄曰玳瑁雌曰蟻蟻俗謂之茲夷又按相如卒於元狩
五年序中安得言孝武皇帝其為後人假託無疑顧絳云陳皇后復得幸本無其事併諧之
文不當與
之莊論矣

思舊賦

并序 不容太露故為詞止此晉人文尤不易及也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
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
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
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
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其人並有

不羈之才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也

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

以事見法

于寶晉紀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與友善康有潛遜之志不
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與庶弟俊才妻美與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與

病之告安謗已與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閑而嘆云太祖惡之
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
輕賔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與友弟安親善會與淫安
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

太平引廣陵散互異

使晉不代魏二子其天枉乎故以黍離麥秀興感非使事之迂大也當陳曹之後經山陽之國其猶宗周既滅迫溯殷亡倒用亦有為也曰懷今則

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

稭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曰

臨當就命顧視曰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

琴來不兄曰已承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嘆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曰影索琴

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曰薄虞淵寒

冰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

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鄭玄論語注曰將命

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曰河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于窮巷之間嘆黍離之

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又曰禾黍油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蘩此父惟古昔以懷今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

文選卷十六

所感不獨以稽呂
也五臣本作人謬
矣

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榑桷其器皆有而不觀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

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

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驚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秦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

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併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嘆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託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

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辨有功實無心反

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遂獲免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

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五行運轉也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

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

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厭惑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

曰駕言出遊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分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 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

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嘆逝者言
日月流邁入世易往傷嘆此事而作賦焉
此以戚屬代親故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

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

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

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為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冀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警動而立嗟人

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孰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時飄

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立賦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言警覺也對瓊藥之

無微恨朝霞之難挹宇林曰對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藥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嗽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盥也挹竟逸盥音俱望湯

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跋子望之鄭立曰跋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跋同宇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

謂宋遠跋子望之鄭立曰跋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跋同宇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

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總也毛詩曰滔滔江漢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

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言皆滅亡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

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

易曰品物咸亨鄭立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曰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椶木

椶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日及曰王蒸潘尼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

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痛

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頽瘁愍城闕之邱荒尙書曰厥子乃弗首堂矧肯構瘁猶

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

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慙

歡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

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

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

或寥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

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嘆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

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啟四

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起子足起乎手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

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曰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

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象魯靈光殿賦

曰忽瞽眇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萬類以生悲

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年彌往而念廣塗薄

暮而意迤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迤迫也阻格切親落落而曰稀友靡靡

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

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

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託未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

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於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大暮之同寐何

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天生死之理生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

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砥攬予心毛

莫曰攬亂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

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衰木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予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漙漙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般深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樂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

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未迹喻老言解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未迹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游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

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芑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封東

武伯薨諡曰戴芑音毗

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

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宦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揚肇女適潘岳左氏

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婚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

道元大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暉傳曰揚暨字肇晉荆州刺史子潭字道源次韶字公嗣

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

有私艱且尋役于外

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不歷嵩邱之山

者九年于茲矣

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啟開

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

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

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曷以掩露

埋蒼曰曷白也掩覆也

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凝沍

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迹曰軌車輪謂之軻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

也杜預曰近閉也

塗艱屯其難進日晡晚而將暮

周易曰屯難也楚辭曰白日晡晚其將入

仰晞歸雲俯

鏡泉流

傅毅七激曰仰歸雲邈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

前瞻太室傍眺嵩邱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岳嵩高山也今在陽城

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邱嵩邱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經曰嵩邱在縣西南十五里

東武託焉建瑩起疇如淳漢書注曰瑩冢田也賈逵嚴嚴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華表也以構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

反麤散者為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曰孜孜既與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

墳壘壘而接壘栢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壘邱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

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中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名余

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

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隣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

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閱其無人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埋蒼曰闕靜也陳芟被于

堂除舊圃化而為薪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芟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堦也步庭廡以徘徊涕泣

流而霑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天切宵展轉而不寐驟長嘆

以達晨

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楚辭曰遭

穢分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

并序 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

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

廣雅曰韜藏也言度

之大包藏

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幸弱冠而終

不幸弱冠

良友既沒何痛如之

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吾姨也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

次女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

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家語曰女子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

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于所天

孤女藐焉始孩

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

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

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

知舊作寡婦之賦

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余遂擬之

以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

曰閱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

伶俜單子貌偏

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切切憂勞也又怛怛猶切切也

覽寒泉之遺嘆兮詠

藜藿之餘音

寒泉謂母存也藜藿我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藜藿者我匪我伊蒿哀父母生我劬勞藜音陸莪音俄

情

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長笛賦曰長感感不能閒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伊女子之有

行兮爰奉嬪於高族

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于虞氏

承慶

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

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

夫也詩傳曰渥厚也

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

葛藟蔓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藟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藟力迫切

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

曹植鸚鵡賦曰怨身

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遵義方之明訓兮憲

女史之典戒

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

以彌載

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祔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

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終也

彼詩人之攸嘆兮徒願言而心痠

毛詩曰願言思伯使

我心痠毛萇傳

曰痠病也音妹

何遭命之奇薄兮邁天禍之未悔

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邁遇也言

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於已未有懊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於我

榮華晷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晷其始茂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然

獨而靡依

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閉門以却掃塊孤惻以窮居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

丁儀妻寡

婦賦曰刷未闕以白堊易立帳以素幃桓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苦也江東呼為蓋楚辭曰窮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傍曰帷單帳曰幃幃丈九切

堂必從傅母保阿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箠扇也

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

韓詩外傳曰嗚咽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

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

愁煩寃其誰告兮提孤孩於

坐側

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

時曖曖而向昏

兮曰杳杳而西匿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杳杳而西顏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豐豐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

詩鴛鴦在梁哉其
左翼箋戢飲也
寡婦不夜哭空館
自憐二句有病上
又羣飛斂翼之語
尤非所宜言也

日忽雀群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群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

群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標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嘆息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

實命不由毛萇詩傳思纏綿以膺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

膺亂兮迷惑又曰心悶膺之屯屯王逸曰膺亂也膺莫邁切曜靈暉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楚辭曰曜靈暉

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顏延年曰春夏天凝露以降霜秋冬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節遄邁也古歷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運流也

兮木落葉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葛蔓滋

兮冒神宇廣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嗟幽悲王粲

神女賦曰登筵耳傾想於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

對兮倚牀垂日時髮鬢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冥

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群思心常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

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代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龍輻儼其星駕兮飛旒翩以啟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

龍輻於門側旒纈紛以飛揚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禮記有龍輻鄭立注曰龍輻畫輻為龍也說文曰輻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旒喪柩之旌也凶幡即今之旒旒楚辭曰前飛廉以

啟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跼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兮馬踳局而不行跼與局古字並通渠足切

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晞形影於

几筵兮馳精爽於邱墓家語曰俛察几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視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自仲

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惇余在疚凡人喪曰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

疚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

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濼濼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而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濼濼而夜降水濼濼

又曰濼濼薄冰也力檢切意惚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恍兮惟郢路之遙遠魂一夕而九逝

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髮鬢託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寐炯公冷切夜漫漫以

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曰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氣憤薄而

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亡魂逝而永

遠兮時歲忽其邁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邁盡毛萇詩傳曰邁終也廣雅曰邁忽也容貌儻

容貌儻

鄭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

羌翰注歎也

重猶亂也本楚詞遠遊篇班婕妤曰悼賦亦用之

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愍

家語曰備備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備備鄭玄曰備

之瓶瓶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跣躄博

嬴貌鸚鵡賦曰容貌慘以顛頓丁儀妻寡婦賦曰顧悴貌

備頓類說文曰備敗也洛罪切瓶普楹切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

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

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

日謂余不信有如皎日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楚辭曰辭靈修而隕志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

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鳥凌虛以徘徊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

象謂形象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窈冥兮潛翳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兮心存目想心存兮目想奉靈坐兮肅清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煒煒顧影為儔顧影兮傷摧聽

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

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歲事其暮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說文曰頽墜也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屋漢迴

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夢良人兮來

遊若閨闔兮洞開

楚辭曰倚閨闔而望兮王逸曰閨闔天門

怛驚悟兮無聞超愒况兮慟懷

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曰君愒然若有忘况已見上文

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

爾雅曰大陵曰阿

墓門兮肅

肅修壟兮峨峨

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間或謂冢為壟

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

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

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

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

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

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

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

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

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

要

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

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柏舟詩曰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已之死

信無佗心

恨賦

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文通之賦自為傑作絕思若必拘限聲韻以為異字屈宋則屈宋何以異于三百篇也

江文通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于強仕

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已後才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

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卒贈醴泉侯諡憲子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蒿里

歌曰蒿里誰家地

聚斂魂魄無賢愚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列女傳趙津吏

女歌曰誅將

加兮妾心驚

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

謹幸即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華山為城紫

淵為池

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龍鼉以

為梁巡海右以送日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龍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

所一且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

天子夜寢早作故萬機

今忽奔隕則為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嘔聞者莫不隕涕高誘

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土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且神興

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且不顯

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

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艷史記曰為之金輿鉉衡以繁其飾玉乘玉輅也

置酒欲

飲悲來填膺

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

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怨一作恨

誰與樂 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領步卒三子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並盡陵

遂降孫卿子曰功廢 而名辱社稷必危 拔劍擊柱 漢書曰漢高已併天下尊為皇帝群臣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 弔影慙魂 曹于建表曰形影相

弔晏子春秋曰君 子獨寢不慙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雁門 漢書有上郡雁門郡並秦置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 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掩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誅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若夫明妃

去時仰天太息 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關氏應劭曰王嬙王氏之女名嬙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

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 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

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

之颯颯音扶颯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 隴雁少飛代雲寡色 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代之間氣皆黑 望君王兮何

期終蕪絕兮異域 鬻子曰君子欲綠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人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

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董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

問狀下者或 罷歸田里 閉關却掃塞門不仕 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左對

孺人顧弄稚子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妻曰孺人稚子見寡婦賦

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

賈逵國語注曰畧簡也揚雄自敘曰雄為人跌宕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齋恨入冥鸚鵡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傳曰

懷思也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家事係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

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人靡不激揚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

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

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秋曰蕭索浮雲無光

鄭玄禮記注曰素散也

鬱清霞之奇意入修夜

之不暘

青霞奇意志意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籟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于山椒奄修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誅曰玄室冥冥修夜彌長孔

安國尚書傳曰陽明也音陽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子

庶子也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遷客海上流成隴陰

漢書曰匈奴乃徙菑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婁敬齊人也成

注語可標出以爲對法
一本作颯起下泣

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

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

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

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

若迺騎登

跡車屯軌

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登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

黃塵而地歌吹四起

山陽公載

記曰賈謝鳴鼓雷振黃塵敵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

無不烟斷火絕閉骨泉裏

烟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

而耀不照人 死而智不慧 已矣哉 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 春草暮兮秋風驚 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 琴瑟滅兮邱隴平 琴道雍門周曰高堂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自古

皆有死 莫不飲恨而吞聲 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 唯別而已矣 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

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 或春苔兮始生 乍秋風兮颯起 言此二時別恨逾切 是以行子腸

斷百感悽惻 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 風蕭蕭而異響 雲漫漫而奇色 荆軻歌曰

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 舟凝滯於水濱 車逶遲於山側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

擢容與而詎前 馬寒鳴而不息 楚辭曰擢齊揚以容與 掩金觴而

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青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瑟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為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

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青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瑟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為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

衾陳王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潯浹兮霑賦居人愁臥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闥曰下壁而沈

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版也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

揜撫錦幕而虛涼層重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幙帷帳也纂要曰帳曰幕知離夢之躑

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說文曰躑躅任足也躑與躑同馳戰切躑馳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故別離一緒事乃萬

族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煇煇蓋空脚蹕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君車衣文繡帳飲

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子太傅公子為少傅甚見器重朝廷以為榮廣謂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

澗中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

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擢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

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

八字四事

而駟馬仰子野
揮而玄鶴鳴

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

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門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

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借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

韓國

趙廁吳宮燕市

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郗嚴仲子告聶政曰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

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

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傍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

搵秦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投血相視

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王

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杖杖也泣血已見恨賦杖武粉切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史記

軻遂發就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之中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

非將軍也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燕丹太子傳曰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

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面抉眼屠腸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

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

負羽從軍

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風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伏虔曰士負羽楊子雲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挾鎧邪而羅者以萬計

遼水無極

宋本服虔作伏虔
可為杜詩諸生老
伏虔之證

雁山參雲

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千里在雁山雁出其間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

風暖陌上草薰

薰香也

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

襲青氣之烟煨

楚辭曰經堂八奧朱塵筵些王逸曰朱書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

司馬彪注

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

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

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

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

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

永辭

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

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蘇武詩曰淚為生別滋

可

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

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

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

復去兮長河湄

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

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

有河陽縣淄或為塞

同群珮之晨焰共金爐之夕香

毛詩曰珮玉瓊瑤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

君結

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

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幌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襄陽者舊傳曰

贈恨敘悲亦互文

海錄

赤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
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菁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鬼絲服者媚于人郭璞曰舊與瑤同

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齊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

閱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閨宮有恤毛萇詩傳曰閨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

夏簟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藉秦州人娶妻蘇氏符堅時被徙沙漠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

沙漢更娶婦蘇氏織錦列仙傳修羊公魏人也隱華陰山端中作迴文詩以贈之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下石室中取黃精食之後不知所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

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

鑄鼎鼎成龍下迎黃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帝方堅其志方堅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緜氏山頭至期往晉果乘白鶴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

去祠於緜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

鑿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暫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耶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意此未久已二千

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說文曰謝辭也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詞

詩溱洧章刺辭也兵革不息男女相亂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諷贈之以芍藥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諷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萇桑中章曰期我于桑中要我子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

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

已子莊公薨子完立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於陳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已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

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分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河上

露灼灼如明珠遁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焯目達幽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

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胸憤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雖淵雲之墨妙

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梁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金閨之諸彥

蘭臺之群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言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傅毅班固等為蘭臺令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前

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辯直也文具

難施齊人爲該曰談天衍雕龍甄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
地廣大晝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鄒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狀寫永訣之情者乎誰能摹暫離之

潘按陌上草薰藝林伐山曰佛經曰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又按楊慎云春草碧色春水綠
波四語取詩目而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采超之曰文通集中有去故鄉賦待罪江
南思北歸賦纏綿悱惻風致與恨別二賦略同豈五色花管獨工於言情之作耶